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洪秀全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国名人传记

洪秀全传

X X X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科举失意.....	002
第二章	拜上帝教.....	013
第三章	金田起义.....	029
第四章	永安建制.....	037
第五章	定都南京.....	056
第六章	天京内讧.....	081
第七章	反帝斗争.....	103
第八章	力挽狂澜.....	116
第九章	宁死不屈.....	131

第一章 科举失意

在广东省花县的北面，耸立着一座山岭，远远望去像芙蓉花一样美丽，因此，人们称它为芙蓉岭。

在芙蓉岭麓下有一个叫做“福源水村”的小小村庄，村里的人们，世世代代都以耕地种田为生。

就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农户，名叫洪镜扬，其祖先是从广东梅县迁居而来的。由于他勤劳耿直，深得村人的喜爱，被推举管理族内公产等事务，娶妻王氏。

1814年1月1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十日)，这天，风和日丽，山村里一如往日里的宁静。时至中午，突然一阵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自一间产房里破窗冲出，直入云霄，紧接着，一阵“劈哩啪啦”的鞭炮声在洪镜扬家——一幢破旧的茅草屋前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伴着山谷空绝的回声，更加打搅了村庄里的宁静。

村民们闻讯前往洪镜扬家祝贺，只见他家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镜扬兄，恭喜你又添贵子呀！恭喜、恭喜……”

“同喜，同喜！”洪镜扬满面笑容地双手抱拳向村民们一一回敬。应酬、喧闹终于过去了。洪镜扬走

到产床旁边，一把抱起婴儿，仔细地端详了半天，然后满脸笑容地对妻子王氏说：“喂，给他取个名字吧！”

此时，洪镜扬已有了两子一女，长子取名洪仁发，次子取名洪仁达，一女取名洪辛英。按照传统来说这个新生儿属“仁”字辈分，名字中应带有“仁”字，可叫啥名字好呢？期望着这个孩子能长大成人，并前途无量，洪镜扬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蓦然眉毛一扬，面对忠厚慈祥的妻子王氏说：“怎么样？叫他仁坤吧。坤是八卦之一，会给孩子招来好运的。”

妻子抿着嘴，赞赏似地微微一笑。

几天后，只见洪镜扬紧锁双眉，发起愁来，他和妻子商量说：“算起来，这孩儿命中缺火，咋个办呢？”

想呀，想呀，洪镜扬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给他添个小名，叫火秀吧。”

名字上有了这个“火”字，应该能弥补孩子的先天缺陷，大吉大利了。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乳名叫火秀的婴儿，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

“秀全”是火秀自己后来改的名字。

当时的年代，内忧外患战乱不绝，劳苦民众灾难深重。

腐朽的满清政府，一面拼命享乐，穷奢极欲，一面疯狂地压榨人民。地主、官僚和高利贷者，勾结在

一起，贪婪凶残地兼并土地，搜刮钱财。当时流行一首歌谣：

“农民头上三把刀：租米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

在重重剥削下，农民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生活异常艰难。

洪家以务农谋生，是一个自耕农，人口多，田产少，每年收入本来不多，再加上官绅的欺压和勒索，一年辛辛苦苦打的粮食，能剩下来的，简直少得可怜。

当洪秀全两岁时，全家陷入了困境，家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值钱的，全拿到当铺去了，换点钱就马上买点吃的。最后除了大人、小孩身上蔽体的破衣服，以及炕上的破棉絮，家里再也找不出可当的东西来了。面对着四壁空空的破茅屋，面对着一个个嗷嗷待哺的儿女，洪镜扬狠了狠心，毅然决定离乡背井，举家迁移到官禄布村。

这个官禄布村，位于花县西南五十里，是一个土地贫瘠的小山村，村子西面紧靠蜿蜒起伏的独秀峰，东面是野茫茫一片田野。全村约有四百余人，以耕牧为生，过着饥寒交迫的贫苦生活。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官禄布，官禄布，
食粥送薯芋，

苍蝇咬粒饭，
追到新街渡。

刚搬到这里来，洪家真是举目无亲，碰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每天，太阳刚一露出红红的脸儿，洪镜扬就招呼着两个儿子，扛着镐头和铁铤向茫茫荒地走去。

在这荆棘遍地，野草蔓生，灌木丛丛的荒野上，他们不停地耕作着，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镐一镐地刨，一铤一铤地挖……

几度寒暑，在血汗浇灌的土地上，他们开垦出了几亩荒地，竟收获不少粮食，生活有所起色，并盖了几间土屋，添置了两头耕牛……

洪秀全也日益见长，越发可爱。

这年，洪秀全7岁了。洪镜扬想：老大老二成天和黄土打交道，没有文化，成了“睁眼瞎”。如今老四长得机灵，可得想办法供他读书啊！

“望子成龙”，洪镜扬渴望秀全读好书，将来能比他两个哥哥有出息，好支撑洪家门户，免受豪绅富户的欺压。

一家人于是省吃俭用，攒下钱来，送秀全去读私塾。

上学后，小秀全刻苦攻读，因为他觉得父兄起早贪黑劳动，供他读书不易，他绝不能辜负父兄的期望。

所以他从不贪玩，再加上他天资聪明，很快就成了芸芸学子中的佼佼者。

在私塾里，小秀全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烈，除教师讲的外，他还自己读了许多杂书。

13岁时，洪秀全“就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达到了“经史诗文无不博览”的程度了。老师和族人无不称赞他为“才学优俊”的“神童”和“奇才”！

洪秀全少年时代就很有个性。他喜欢读书而没有书呆子气；他对人热情，性格活泼，又举止庄重，谈吐诙谐。但对事情的是非，有自己的主见，不随声附和别人。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洪秀全从小就热爱劳动，一有空闲，他就帮家里积肥、送粪、放羊、牧牛……

当太阳已被山梁掩住了半张笑脸，晚霞布满天空的时候，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下，洪秀全一准骑在牛背上，一边放牧，一边聚精会神地读着书。

得知洪镜扬一家尽管缩衣节食，也很难维持秀全读书的消息后，私塾老师免去了洪秀全应交的学费，本族父老自动送来了钱和衣物。

由于有众乡亲的帮助，洪秀全读了十年书。

洪秀全青少年时代，正值满清王朝盛行科举。也和历代封建王朝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吏一

样。只是那时的考试，专考作文章的格式，如怎么破题(“起头”)，怎么展开议论，怎么结尾等，统称“八股”(作文章必须遵守的八条格式)。满清提倡这种“八股文”的目的，是要使读书人思想僵化，性命是从，以便听他们使唤，作他们的奴才。所以，这种考试制度，大大地束缚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也阻碍着历史发展和进步。当时清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最初一级是考秀才，中了秀才之后才有资格考举人，中了举人再考进士，考中进士后就可以走上做官的道路。而考秀才又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道考试。

“县试”录取后，参加“府试”，“府试”通过后，再参加“院试”，院试是省级考试，由一省学政主持。在县里报考时，必须先找一个已经考取功名的人做保，报考单上还要填写祖宗三代履历。这样，官僚、豪绅子弟倚仗权势容易被录取；劳动人民子弟上学读书已很困难，要考上秀才自然更难了。由于清朝的科举制度非常腐败，能否“中举”并不全靠才学的高低，而要靠你有没有“门路”和“靠山”，能否用钱贿赂“主考官”，所以，对劳动人民子弟来说，要“中举”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洪秀全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也就是说他肩负着改变家境、光宗耀祖的重任。

族弟洪仁发回忆说：“很快，他得到了老师和亲属的喜爱，他们以他的才学而骄傲，确信他将及时取

得功名，甚至成为翰林——皇帝就是从翰林院选拔高级官员的。这样，整个家庭也将因他的高位而得到荣耀。”

1828年，洪秀全16岁了，此时，他正值风华正茂的年华。肩负着父老乡亲的重托，洪秀全满怀信心地踏上了科举考试的征途。

他到花县参加“县试”，名列前茅；但是到广州参加“府试”时，竟名落孙山。

这对于一个一向学习出类拔萃、自信又自负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洪秀全颇有些灰心。

碰巧，这年家中经济越发拮据，于是秀全一面在家劳动，一面自学，这期间他读了许多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次年，秀全应一个同学的邀请，到县城附近鹞岭古寺的私塾伴读。一年期满后，他又回到故乡。1830年，族里人和亲友们因洪秀全有学识，聘请他为本村塾师，于是，洪秀全开始了农村的教书生涯。

学而优则仕，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理想，洪秀全当然也不例外。他也热衷于科举考试，以期取得功名，实现自己光宗耀祖的抱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洪秀全于1836年春天，再次赴广州应试。

应试中，洪秀全在广州龙藏里布政司衙门前，碰到两个衣着古怪的人正在向周围的人叽里哇啦、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众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不时地问

两句。洪秀全感到十分好奇，连忙凑上前一看，才明白原来是两个外国传教士在向中国老百姓宣传基督教教义。洪秀全认真地听了一会儿，听不太懂，也不感兴趣，其中一个传教士称他能满足众人之望。于是，他试探地问：“我想卜算功名前程。”这个传教士说：“你将得最高的功名。”传教士这句随口奉承的话，倒着实让洪秀全欣喜了一阵。

第二天，洪秀全又来街头溜达。他一眼就瞥见昨天见过的那两个传教士。他们正在散发宣传品。

“喏，给你一份。”

洪秀全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梁发编写的九本小册子。封面上写着《劝世良言》。

回到家乡，洪秀全信手翻看了一下，发现内容全是宣传基督教的，但文字不很通顺，道理也讲得很肤浅。他便扔在一边了。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一套书，后来竟对洪秀全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今后的成长与生涯，跨进一个新阶段。

不甘心两次失败的洪秀全，1837年第三次赴广州应试，可结局同前两次仍是一样。初考时，尚名列前茅而满怀幻想，复试时，则又名落孙山而掉进失望的深渊。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使他的心灵又一次遭受巨大创伤，愤怒、失意、疲劳而忧郁……他终于病倒

在广州。三月初，自己雇两个轿夫将他抬回老家。

他的病情极为严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躺在病床上，许多光怪陆离的幻觉，在他脑海里出现，一会儿天旋地转、云山雾海，一会儿又见那服饰怪异的外国牧师，在眼前时隐时现……

待头脑稍微清醒一点时，他便开始大骂孔子，骂孔孟的经书不是真理……

其实，他的病是因科举考试不公平所引起的。为发泄其不满，他见鸡打鸡，见狗打狗，似乎这些动物，也变成了他的敌人似的……

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时，他噙着泪水对父母说：“……恐怕我的时日不多了，爸爸、妈妈啊，你们多么辛勤地养育我、爱护我，可我的回报是多么糟啊！我再也不能去获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和显亲扬名啦！”

可见屡试不第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对于致仕为宦之途，他过于失望了。他要发泄，他要寻找一点解脱，否则，他真会活不下去的。在这种精神状态之下，加上病魔使他高烧不退，头脑中不时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幻梦，终于，他大叫着“斩妖！斩妖！”从床榻上蹦将起来，手持菖蒲当剑挥舞，口中大叫：

“斩妖！斩妖！斩呀！斩呀！”

他的这一举动，将父母及亲属吓了一大跳，欲待上前拉他，却见他双目如燃，喷射出灼灼光芒，透出

一股杀气，倒也有几分威慑力，使人不敢轻易近身。父母及亲属呆在一旁，愣愣地瞅着他，他因无人拦阻，便在室内兜圈儿奔跑，跳跃窜纵，手中的菖蒲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这个角落戳戳，那个角落甩甩，嘴里叫得更响亮了：“那是一个妖，这是一个魔，斩呀！多多妖魔，经不起我一剑！斩呀！斩呀！”

洪秀全的父亲以为洪秀全被妖魔缠住，忙请了当地有名的法师来捉妖驱鬼，可洪秀全大叫道：“再多的妖魔我也不怕，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

稍后，洪秀全写了一首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洪秀全因怀才不遇，精神上遭到沉重打击，直至精神崩溃，从而对腐败的封建科举制度产生了怀疑和愤恨，他打算另谋施展宏图的出路了。

整整折磨了他 40 天的恶症总算好了，他重新在附近几个乡村执起了教鞭。

然而，像洪秀全这样的一个自幼受功名思想熏陶

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斩断与科举道路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大可能的。所以，1843年，已经是年届三十的洪秀全对科举仍不死心，又一次到广州参加了秀才考试，那时清朝政治腐败，科举营私舞弊，“官以贿得，刑以钱免”。洪秀全是个无权无势的穷苦塾师，要想跻身于秀才行列，实在比登天还难，这次报考的结果仍旧是名落孙山。这就使他产生了“怀才不遇”的抑郁心情，对朝廷、对社会产生了不满。就在这次应考落选回转家乡途中，洪秀全在船上吟诗一首，以抒发自己壮志未酬的感慨和救国救民的抱负。诗里写道：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

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洪秀全才决心丢掉封建知识分子的科举仕途，开始步入“叛逆”之路。

第二章 拜上帝教

1843年5月，洪秀全到离家乡三十余里的莲花塘表兄李敬芳家中教书。一天，李敬芳在洪秀全的书柜中发现了《劝世良言》这套书，乃向他借去浏览。敬芳也是个对现实不满的文人，读了《劝世良言》后，对书中宣扬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极为赞赏，于是复又向秀全推荐。“秀全乃潜心读之，遂大觉大悟，于此书中寻得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之关键，觉书中所言与梦中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有此觉悟，秀全如梦初醒，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于是依照书中所言，及按是时自己所明白此典礼者，自行施洗。彼等复对上帝祈祷，许愿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恪守天条。彼等(洪、李)于是自己灌水于顶上，自言‘洗除罪恶，去旧从新’。”洪秀全还自制悔改诗云：

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
勿信邪魔尊圣诫，惟从上帝力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
及早回头归真果，免将方寸俗情牵。

实际上，这是洪秀全苦于没有动员民众跟他走反

抗之路的思想武器，忽从这本被他冷落了七年之久的不起眼的小册子中得到某种启示，顿觉豁然开朗的一段写照。

为了使人相信上帝，洪秀全又将 1837 年病中的梦幻作进一步的附会、编撰，声称那时他曾上天见到上帝，上帝要他到世上来斩除魔鬼。他编撰的这个故事是：八个天兵用一顶美丽的轿子把他抬上天，天妈为他洗净身体后，他被引入一座大宫殿内，同行的有一班年高德劭之人和许多古代圣贤。他们用刀剖开他的肚子，取出原有心肝五脏，换上新的的心肝五脏。接着又引他进入另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见到了披金发、穿黄袍、坐在宝座上的老人——上帝。上帝双眼流着泪对他说：“世界人类皆我所生，我所养，人食我粮，服我衣，但无一人具有心肝来纪念我和尊敬我，尤其恶者，则竟以我之所赠品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恼怒，你勿要效法他们。”说完，老人即授他宝剑一柄，用以斩除鬼魔；但令其慎勿妄杀兄弟姐妹，又给他印绶一个，用以治服“邪神”。老人又对他说：“奋勇放胆去干这大事啊！如遇有种种困难，我必扶助你。”……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洪秀全说：“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界之归向我了，世界万宝皆归我所有了。”

就这样，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作为救国救民

的思想武器。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七年以前，《劝世良言》对洪秀全丝毫没有发生作用，七年以后同样一套《劝世良言》，却使他“大觉大悟”，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劝世良言》没有促使洪秀全走上反抗的道路，恰恰相反，是洪秀全走上反抗道路的需要，才把《劝世良言》中的某些观点拿来作为他的思想武器。

《劝世良言》是中国基督教信徒梁发编写的一本通俗传道书。从本质上讲，它是麻醉中国人民的思想精神鸦片。它宣扬的是逆来顺受，“安贫守命”，把希望寄于死后升上天堂。但是，它也偶尔流露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它说：“世界上万国之人，在世人所论，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但在天上神父之前，以万国男女之人，就如其之子女一般，所以说拜求天上神父者，不拘上下尊卑贵贱人等。”这对洪秀全是一个新的启发。他认为在彼岸世界上帝面前，人都是平等的，那么人间现实世界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也应该是平等的。这个平等观点，被洪秀全看中了，拿来用了，于是，西方列强企图用来奴役压迫中国人民的基督教，经过洪秀全的利用改造，转变为他反封建反侵略的拜上帝教。形式上虽然来自西方基督教，但内容上却集中反映了中国贫苦农民要求改造封建统治，建立一个平均、平等、理想国家的愿望。所以，

洪秀全建立的拜上帝教，是一个中西结合的新宗教，不完全同于基督教。

建立拜上帝教后，洪秀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不顾“大逆不道”的罪名，在自己的私塾中，将偶像扫除，并将孔子牌位丢掉。这是近代史上破天荒的反抗行动，反映了洪秀全要与封建旧思想旧文化决裂的强烈愿望。秀全的族弟洪仁发和表弟冯云山，首先加入了拜上帝教，同时也将私塾中之偶像全部除去。冯云山还写了一首诗说：

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
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尘。

洪仁发的和诗这样写道：

全能天父是为神，木刻泥团枉认真。
幸赖耶稣来救世，吾侪及早脱凡尘。

事后，洪秀全同洪仁发、冯云山又细读《劝世良言》，使他们相信“全书均为真理”，自己“确为上帝特派以拯救天下——即是中国——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洪秀全曾说：“我曾在上帝面前亲自受其命令，天命归予。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

决心去干。”为表示决心，他与李敬芳制宝剑两把，上刻“斩妖剑”三字，并赋诗一首：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在这首诗里，洪秀全已经毫不掩饰他准备用暴力推翻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思想。但是，当时整个上帝教教义还比较简单，基本上还停留在“劝人为善”、“改邪归正”的阶段，需要进一步丰富，否则无法吸引广大民众，力量壮大不了。

即使如此，由于洪秀全和他的寥寥几个信徒不拜偶像，将私塾中孔子牌位除去，业已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说这是“从番”，以致“学童惊散，书馆停闭”。这样一来，他们生计无着，安全难保，在家乡立足成了问题，急待寻找一块以图发展的地盘。1844年，洪秀全开始了向外发展的尝试。

1844年4月2日，洪秀全约好友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离开故乡，遍游天下，宣传拜上帝教。

洪秀全等一行四人，沿途贩卖笔砚赚点路费。历尽艰苦，首先来到省城广州，因洪秀全曾多次来广州

应考，他以为这里有外国牧师传教，对外贸易活跃，人们思想开放，在此传教效果一定很好。没想到，人们听了他的传教，反应也是很冷淡，为此，洪秀全非常失望。他们心中纳闷，究竟上哪儿传教，才会有效果呢？于是四人漫无目的地去顺德，经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函江、阳江、连山等地，五月初到达白虎圩。在一个多月时间内，仅吸收教徒五十余人。冯瑞嵩、冯瑞珍灰心了，当洪秀全提出想去八排山向瑶族人民传教时，他俩不愿同往，先自转回故乡了。只有冯云山，毫不动摇，依旧追随洪秀全，经过四天翻山越岭的奔波跋涉，进入了瑶区。由于语言不通，洪秀全和冯云山在这儿只收了一个姓江的塾师入教。两人在江塾师家住了数日，留下几本小册子，就出山来到连山蔡江。

在蔡江的小客栈里，洪秀全、冯云山对着一盏油灯，杯浇愁肠，一面喝着苦酒，一面商议如何是好。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只有那梆声敲了二更敲三更，敲了三更敲四更，眼看薄明涂窗，又是登程的时辰了。

“秀全兄，我看，还是往广西试试吧！”冯云山建议说。

广西省崇山峻岭，形势险要。鸦片战争后，这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天地会反清斗争遍布全省，被封建统治者称为“通省群盗如毛”之地。特别是战后，

“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地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到广西去，或许能有所进展。

“也好，”洪秀全表示赞成地说，“广西贵县赐谷村，有我的表兄在，先到他那儿落脚，总比人生地不熟强些。”

两人计议既定，便奔广西境内而去。经过二十余天晓行夜宿，水陆跋涉，终于在5月21日到达了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黄表兄对这两位远道来客极为热情，安排他俩在家里住了下来，每日茶饭招待。

洪秀全和冯云山吸取了前一阶段的教训，知道光用嘴巴宣讲，作用不大，须让村人见拜上帝教的威力，才能将他们吸引过来。但是，拜上帝教的威力在何处能体现出来呢？

一日，洪秀全和冯云山各人手持一根大竹棒，精神抖擞地来到赐谷村附近六乌山口六乌庙里，指着两个偶像一顿痛斥，然后抡起竹棒，乒乒乓乓，把两个泥胎偶像砸碎了。砸完，洪秀全提笔在墙上赋诗一首：

举笔题诗斥六窠，该诛该灭两妖魔。
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
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
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下容时可若何？

砸毁菩萨偶像的行动，引起村人极大的震动。他们一向认为这庙里的六窠神很灵，谁对六窠神稍有不敬，六窠神必定降灾于谁，今天洪秀全、冯云山竟然将六窠神的偶像砸烂了，还有活路吗？然而，几天过去了，砸偶像的两个人平安无事，连伤风咳嗽也没有。村人非常诧异，于是去问洪秀全、冯云山原因，两人乘机宣传了一番拜上帝教的道理，果然，村人认为六窠神的偶像被砸毁，是真神战胜了邪神，并把洪秀全视为上天派来传播真理的“救世主”。就这样，约有一百余人受洗加入了拜上帝教。

还有一件事：黄盛均之子黄为正被人诬告入狱，求洪秀全帮助解救。洪秀全奔走了半个多月，居然使黄为正得释回家了。村人都说洪先生有本领，洪秀全却说这是上帝的庇护，他只是替上帝办事罢了。经他这么一做文章，赐谷村的信教者就多了，黄家更是老小数口一齐入了拜上帝教，成为最虔诚的信徒。

赐谷村人虽然对洪秀全十分崇拜，但靠这么一点信徒，是成不了大事的。洪秀全和冯云山为了使拜上帝教能够迅速壮大起来，决定一人回家乡潜心撰写教义，一人留在广西境内寻找更容易发展拜上帝教的地方。

11月中旬，洪秀全从广西贵县回到广东花县。回故乡之后，洪秀全一面以教书为业，一面开始了拜上帝

教教义的理论工作。洪秀全在广西半年多的传教实践，接触了社会，开阔了眼界，使他进一步了解贫苦农民群众的要求。但由于拜上帝教教义较简单，局面还没有打开。1845年到1847年间，秀全经过反复研究和探索，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文献。

在这三篇文献中，洪秀全集中了贫苦农民改变黑暗现状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宗教理论，提出了以拜上帝为宗教形式，以农民平均平等思想为内容的世界观，为以后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武装起义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在《原道救世歌》等著作中，洪秀全基本上接受了西方基督教中上帝创世说，又附会中国古代“惟皇上帝降衷下民”的学说，确认“开辟真神惟上帝”。也就是说人和世界万物都是独一真神上帝创造的。文献说：“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很显然，这是神学宗教宇宙观，是唯心的神学目的论。

《原道醒世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和，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提出要推翻“陵夺斗杀”

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公平正直”天下大同的新世界。

《原道觉世训》提出了斗争的目标。洪秀全把人间一切邪恶势力称之为“阎罗妖”，号召上帝子女起来“共击灭之”。

洪秀全的皇上帝创造世界的宇宙观，当然是一种宗教迷信。可取处只是在于：他的皇上帝既不是掠夺奴役中国人民的西方侵略者的上帝，又不是压迫剥削农民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所谓“玉皇大帝”，而是代表中国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利益的“皇上帝”，反映了农民、手工业者以平等平均思想为内容反抗封建统治者和侵略者的“皇上帝”。

洪秀全在三篇著作中所提出的“皇上帝”是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男女，平等平均的皇上帝，用来对抗封建帝王、富者专有的“阎罗妖”这个假上帝。他所倡导的皇上帝儿女“奉天诛妖”的斗争，只不过是在宗教形式掩盖下，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的曲折反映而已。

当然，洪秀全在三篇著作中，还包含着浓厚的宗教迷信和不少封建思想的糟粕。尽管如此，洪秀全在这三篇文献中阐述的平等平均思想无疑集中反映了鸦片战争后觉醒的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对农民群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当洪秀全在故乡刻苦从事理论著述的时候，冯云

山来到桂平县紫荆山区的古林社传教。

桂平县紫荆山区形势险要。山区西端的双髻山万峰入云，层峦叠嶂；南面的风门坳，峡谷长达十里，是进出的门户。这里聚居着汉、壮、瑶、苗各族种山、烧炭的贫苦农民。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外，还深受封建统治者的种族压迫。这里的贫苦农民具有长期进行反抗斗争的传统。明朝晚期，在这里曾经爆发侯大苟领导的著名农民起义。鸦片战争后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因此，这里是准备武装起义的一块理想的基地。

冯云山是一个出身于不太富有的家庭的知识分子。他参加拜上帝教后，就成为洪秀全志同道合的密友。到古林社后，云山脱去长袍、马褂，以打短工、拾粪、教书为生，深入到广大种山、烧炭的贫苦农民中，宣传洪秀全创建的拜上帝教。开始时仅得教徒数十人。冯云山丝毫没有灰心，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和细致的工作，到 1847 年 8 月，拜上帝教徒猛增到二三千人，其中涌现了卢六、曾亚顺、杨秀清、萧朝贵等为核心的骨干力量。拜上帝教的势力，也扩大到明州、桂平、郁州、平南、武宣、博白等县。这就为以后的武装起义，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拜上帝教的力量日益壮大了，紫荆山区的信徒们在等待他们的领袖到来。

1847年8月下旬，洪秀全揣着他撰写的三本理论著论，从故乡再度赴广西。他与密友冯云山又在紫荆山大冲私塾里聚会了。洪秀全看到新教徒如此之多，自然欢喜，大大增强了信心。

洪秀全到紫荆山，深得拜上帝教徒的欢迎和拥护，也极大地鼓舞了教徒斗争的信心。原来冯云山在这里传播上帝教义时，竭力推崇拜上帝教的缔造者洪秀全，所以信徒早就知道有一个“洪先生”。

为了积极准备起义，秀全与云山一起，除了继续积极进行宣传、扩大拜上帝教的力量外，还进行了两项工作：

第一，制定拜上帝教宗教仪式及《十款天条》，成立上帝教的总机关。教徒集体礼拜时，都唱赞美诗一首。内容为赞美上帝、耶稣、圣神风三位合一真神，“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智者踊跃，愚者省悟，天堂路通”。祈求“上帝看顾，永不准妖魔侵害，祝福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今世见平安，升天见永福”。

《十款天条》仿自《旧约·出埃及记》第十章的摩西十诫，主要内容是：一、崇拜皇上帝；二、不好拜邪神；三、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五、孝顺父母；六、不好杀人害人；七、不好奸邪淫乱；八、不好偷窃劫抢；九、不好讲

谎话；十、不好起贪心。这些宗教仪式和祷文，平时作为教徒统一思想和生活的规则，起义后就成为军事纪律。

10月上旬，秀全与云山在高坑冲卢六家，成立了拜上帝教的总机关，实际上是指挥起义的指挥部。

第二，领导教徒向封建神权发起进攻。在拜上帝教总机关成立同时，有人告诉秀全象州甘王庙甘王神显灵。如谁不信，就要得肚痛之病，家中也要被闹得鸡犬不宁。这时秀全和冯云山、黄为正即赴象州，经过两天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甘王庙。秀全又像三年前在六窠神庙干的那样，拿起大竹棍噼噼啪啪几声，把凶恶威严的偶像砸得粉碎，并宣布其“杀母，藐视上帝，恐吓上帝子女，贪图上帝子女的食物”等十大罪状。同时，令云山、卢六等四人将甘王爷偶像“眼挖去，发割去，帽踏烂，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折断”。秀全还在壁上题诗说：

题诗草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妇女雷当劈，害累人民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龙袍！

又书《十款天条》及檄文一道贴于壁上。

洪秀全捣毁甘王偶像消息传开后，拜上帝教声威大振，信徒大大增加了。在秀全、云山的带动下，各地拜上帝教教徒到处毁偶像，向各种偶像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样，必然会遭到维护偶像的封建势力疯狂的反扑。

11月21日，紫荆山区劣绅王作新，乘秀全到贵县赐谷村之际，伙同地主团练逮捕了云山。卢六率拜上帝教徒夺回。次年1月，王作新再率团练，以“阳为拜会，阴图谋叛”的罪名，逮捕了冯云山和卢六，把两人投入桂平县监狱。

秀全得知这个消息，悲愤交集。立即从贵县回到紫荆山。他十分怀念战友，赋诗一首，表达了对云山等的真挚情感：

安得真兄真弟兮，共布朕道于海滨！
安得同心同德兮，时同笑傲夫天真！
安得义胆忠肝兮，同享宇宙于太平！
东西南北兮，同予者何人！
天兵天将兮，聚会者何辰！
天道不愆兮，皇天岂无亲！
始终一德兮，何日得荣身！

卢六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成为第一个为太平天国

牺牲的烈士。洪秀全后来封他为嘏王，以示悼念。为了营救云山，秀全想起清朝两广总督耆英曾宣布基督教弛禁令，经与教徒商量后就于3月26日去广州设法进行营救。结果没有成功，他又匆匆回广西。冯云山经紫荆山拜上帝教徒千方营救被桂平知县王烈判以押回原籍广东结案。云山在途中说服二公差入教，脱身后又返回紫荆山，受到教徒热烈欢迎。

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赴广州设法营救的期间，紫荆山区封建势力乘机向拜上帝教徒进攻。拜上帝教内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后有分裂之迹像”。这时以烧炭为生的贫苦出身的拜上帝教徒杨秀清和萧朝贵，曾以当地“降僮”的迷信方式，先后假借天父、天兄(耶稣)下凡附身传言，粉碎敌人瓦解拜上帝教的阴谋，巩固了组织。杨秀清、萧朝贵的代天父、天兄传言，在当时，起了稳定团结拜上帝教徒的作用，但也孕育了日后领导集团分裂的某种因素。

1849年7月，洪秀全和冯云山都回到紫荆山区之后，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大举起事了，于是把在拜上帝教徒与地主团练斗争中涌现出的主要领导人，组成为拜上帝教领导核心，计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六人。他们结成异姓兄弟，密谋起义大计。一场轰轰烈烈的

农民革命风暴揭开了它的序幕。

第三章 金田起义

洪秀全出生之时，清王朝已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了。封建统治者政治腐败，贪污成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地租剥削率急剧增加，广大农民日益贫困破产，过着啼饥号寒的生活。晚清著名诗人龚自珍，揭露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不事生产、横征暴敛的罪行时说：

不论盐铁不筹河，
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
屠牛哪不胜栽禾。

中国在这样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控制下，自然容易成为西方列强鱼肉的对象。1840年6月(清道光二十年)，英国为了向中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在广州虎门海面上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离洪秀全家乡七十余里的三元里人民，高举平英团大旗，狠狠打击了侵略军，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但是，由于清朝政府推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对

外妥协投降的方针，鸦片战争以中国的悲惨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在英国侵略军炮舰威逼之下，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后，伸进了侵略的魔爪。它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大批倾销鸦片。鸦片输入量从40年代的4万多箱剧增到50年代的7万多箱。同时，侵略者还大量倾销洋纱洋布，造成南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土纱、土布，削减大半”，剥夺了中国农民的手工业者的生计。

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把中国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村村饿莩相枕藉，十室九家无炊烟”。这种双重压迫是会促使农民觉醒的。鸦片战争后，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此伏彼起，连绵不断。

两广地区受到外国侵略者的祸害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荼毒，更甚于内地各省，因此，人民的反抗也就更炽烈。以广西来说，1847年到1850年，广西天地会武装反清斗争遍及全省“五府一州”。据文献记载，起义队伍就有二三十股。清朝统治者惊呼哀叹，甚而推测“终必有溃烂不可收拾”之势。

经过洪秀全、冯云山等长期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到 1850 年上半年,拜上帝教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信徒由 1847 年时的三千人剧增到上万人。这样,以紫荆山为中心,西起武宣县,东到平南县、藤县,北自象州,西南至博白、陆川、贵县,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等地几乎都有拜上帝教的组织。参加拜上帝教的人,大多是汉、壮、瑶等各族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和穷苦的知识分子,也有一部分地主富户。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洪秀全觉得武装大起义的主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于是不失时机地把武装起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850 年 2 月,道光皇帝死,咸丰皇帝即位。6 月,秀全派江隆昌等往广东接着属来广西。他还假借上帝之口说:“在道光三十年(1850 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 8 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人没处住,因此之故,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这说明秀全这时已决定进行武装起义了。就在这时,秀全写了一首诗,以表达自己的志向。这首诗说: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福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枪歌大风。
古来事业有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透过宗教的语言，这首诗清楚地告诉我们：洪秀全决心效法朱元璋、刘邦等举行起义，以实现自己拯救中国的大业了。

为了武装起义，洪秀全一方面令杨秀清在紫荆山区设立营盘，训练拜上帝教信徒，又命韦昌辉在金田村开炉督造兵器。

另一方面，他与冯云山则到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隐居，制造武器，积极准备起义。

1850年7月，洪秀全在花洲发布武装起义的动员令——“团营”，要求各地拜上帝教徒到金田集中。在洪秀全号召下，各地教徒闻风而起，纷纷向金田村集中。为了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秀全创立了圣(公)库制度。教徒“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交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

在发布“团营”令的同时，秀全等还按照《周礼》，把信徒组织起来，按“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编组入兵册。一军共官兵13125人。军帅之上有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等职衔。

到9月底，参加金田“团营”的拜上帝教徒除紫荆山区杨秀清、金田村韦昌辉率领的三千余人外，还有贵县石达开、秦日纲统率的龙山矿工一千余人，平

南胡以晃领导的二千余人，赖九率领的陆川队伍千余人，黄文金统率的博白队伍二千余人，以及武宣、象州等地的起义队伍，合计为万余人。这支新的队伍，已经成为当时广西最有组织和影响的一支农民武装力量了。

当时天地会农民起义队伍纷纷要求参加这支新的农民武装。为了保持这支农民武装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洪秀全在接受天地会起义队伍时，重申拜上帝教的组织纪律，宣布要承认拜上帝教和遵守纪律才能加入。他说：“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何况，入尔等会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这说明，洪秀全虽然批判了三合会不合时代潮流的落后因素，但是他继承了它反清等合理的因素。天地会领袖罗大纲，因赞成洪秀全“军纪之严及其治军之教理”，留了下来，成为后来太平天国著名的将领。而大头羊（张剑）、大鲤鱼（田芳）等天地会多数领导人，因洪军纪律太严，对拜上帝教又接受不了，便率众离开，后

来投降清军，转攻秀全的起义军了。在与天地会的关系上，洪秀全严格军纪是必要的，然而要求友军都信仰拜上帝教，似乎不近情理，从而使相当一部分可以争取的友军，转而成为敌军了。这在策略上显然是一个失误。

值此总动员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也需要提及，那就是在各地教徒纷纷到金田集中准备起义之际，拜上帝教领导内部发生了杨秀清称病不出的事件。杨秀清一向热心拜上帝教传教事业，具有非凡的组织能力，是紫荆山区三千上帝信徒的领袖，深得秀全与云山的倚重。他突然装病不出，使金田起义计划几乎陷于流产。秀全、云山知道秀清称病不出主要是由于个人权位问题引起的，所以云山主动作了让步，授秀清以军政指挥实权，位仅次于秀全，萧朝贵位居第三，云山退居第四位。名次排定之后，秀清与朝贵率紫荆山教徒到金田主持武装起义事务，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1850年11月4日(天历十月初一)，在洪秀全、杨秀清领导下，“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打响了向清军进攻的第一枪。为了粉碎清军切断花洲与金田联系的企图，洪秀全派胡以晃率军向驻扎在思旺的清军张镛部发起进攻，打了一次大仗。这一仗标志着金田起义的开始。12月27日，蒙得恩大败浔州协副将李殿元部清军，击毙张镛，攻克思

旺。28日接洪秀全等徙营出思旺上金田。这就是著名的“迎主之战”。

金田团营后，清朝政府感到震惊、恐慌，特派林则徐从福建去广西“剿办”，妄想扑灭这股刚刚燃烧起来的烈火。但林则徐体弱多病，在途中病死了。于是，清政府派贵州总兵周凤歧和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带兵来金田镇压。

1851年1月1日，伊克坦布带领的一千多贵州兵，去攻打金田。这些贵州兵，脚穿靴子，背着椰子壳，走起路来，“咚咚”的响。他们每人带了两支枪，一支是火药枪，另一支是鸦片枪。一路上，他们没有见到一个起义军的人影儿，伊克坦布得意洋洋。当他们来到新圩附近时，已然陷入了起义军准备的“口袋”。等他们一过蔡村江木桥，埋伏的起义军冲了出来，把木桥拆掉，切断了敌人的后路。一时杀声四起，洪秀全、冯云山带领的伏兵，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杨秀清等率兵截断了清军的退路。这一仗，伊克坦布全军溃败。他慌慌张张骑马逃命，后被起义军砍死在蔡村江桥下。周凤歧听到情况后，急忙带兵前来营救。交战以后，周凤歧伤亡惨重，大败而逃。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是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金田起义军全体将士，兴高采烈地为洪秀全祝寿。

只见，金田村万众欢腾。犀牛岭上，飘起了农民起义的革命大旗。起义军手拿梭标、大刀，雄赳赳地来犀牛岭营盘集合，在隆重的仪式中，洪秀全庄严宣布起义。建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为起义军最高统帅，改正朔，确定 1851 年即农历辛亥年为太平天国辛开之年。

为什么要改称号呢？过去，洪秀全一心想通过拜上帝教，来改良社会，很喜欢用“共享太平”、“安享太平”的字眼。可见“太平”两字，已经深深印刻在他心中。“天国”两字，是来自基督教的新约圣经。不过，这里是指“中国”而言，是出于洪秀全的附会和曲解。但国号“太平天国”，总算符合洪秀全改造中国社会的本意吧。

起义军称太平军，建立五军主帅。杨秀清为左辅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此外，还“封秦日纲、胡以晃、赖汉英、蒙得恩、卢贤达、何震川、李开芳、林凤祥等文武大员为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军帅等”。

第四章 永安建制

金田起义后，两万大军，驻扎在金田的几个小山村，军饷供应很困难。起义后的第三天，洪秀全率领大军离开金田，向东出发，占领商业重镇江口圩。这里物产丰富，交通方便。他们打算在这儿补充一下军需，即去平南和浔江一带召集拜上帝会的群众，再从水路去桂林。

这时，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提督向荣率部一万余人杀气腾腾地向牛排岭扑来，妄图扼杀这支新生的农民革命队伍——太平军。由于太平军大多数是农民，有散漫的习气，为了发挥战斗力，为了粉碎清军的围剿，1851年1月上旬，洪秀全就向太平军将士发布了五条军事纪律：

- 一、遵条命，即服天条和命令；
- 二、别男行女行，即分男营女营；
- 三、秋毫莫犯，即爱护百姓；
- 四、公心和雉，各遵头目约束(和雉就是内部和睦)，即不私藏财物，团结和睦，服从指挥，守纪律；
- 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这五条军事纪律，对保持太平军的统一步调，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2月28日，太平军东占江口圩。至今流传的“金田起义出大王”，就是指这件事。清提督向荣、总兵李能臣、周凤岐率军万余人，从东、北、西三面进犯江口，想一网打尽太平军。

“轰、轰、轰！”一个又一个的地雷炸响了。紧接着，洪秀全布置的伏兵，如同神兵天降，把清兵打得大败而逃。

这一仗，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率领的女兵也大显神威，得到太平军和老百姓的一致赞扬。

紧接着在屈甲州，洪秀全又施展诱敌深入之计，一举歼敌几百人。

太平军虽然接连打败了敌人的几次进攻。但粮饷短缺，再呆下去，会被困死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3月8日，乘着夜色朦胧，洪秀全命令太平军撤离江口，向西行军。大队人马，连夜翻过紫荆山，向武宣挺进。几天后，便在武宣县的东乡，扎下了大营。

得到军情，向荣率军前来围剿。

3月19日，趁敌兵刚到，洪秀全巧设计谋，把敌人引进台村、灵湖的伏击圈中。

又是一场漂亮的歼灭仗，广西巡抚周天爵，压队冒死冲锋，向荣才被救出重围，保住了性命。

灵湖大捷后，洪秀全趁机在东乡正式宣布“登极”，称“天王”。

后来，太平天国把这一天(3月23日，旧历二月二十一日)，定为“天王登极节”。

在清军的围剿下，太平军和清兵在东乡浴血战斗了两个多月。结果太平军的伤病员不断增加，粮、盐、火药供应不上。为了鼓舞全军的斗志，萧朝贵假托天兄耶稣下凡，号召战士：“不临阵脱逃……同心同力，同打江山……”

5月15日夜，洪秀全率领大军，悄悄撤离东乡，攻占象州古城。清军毫无防备，仅几天的功夫，太平军就占领了寺村、中坪、百丈……

洪秀全在中坪设立了大本营。

半个多月以后，向荣、乌兰泰等清军头目，再次率军追来。

6月9日，太平军绕到敌军侧背，夜袭独鳌岭清军大营。敌军丢盔弃械，各自逃命。

乌兰泰吃败仗后，心惊胆战，不敢再打，采用严格封锁粮草的办法，想把太平军困死在象州。清朝增派重臣赛尚阿率领大兵来广西。得到情报后，洪秀全下令全军秘密撤离象州。

三天后，当乌兰泰得到探报说太平军无踪无影时，洪秀全已率领主力回到了紫荆山金田地区。

紫荆山金田地区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摇篮，群众基础好。回来后，正赶上秋收，粮草供应紧张的困难，

也暂时解决了。

太平军经过整休后，将原来的五军，扩编为十军。

这时，清朝内阁大学士，钦差大臣赛尚阿亲自指挥三万清军，分两路向金田扑来。

太平军也兵分两路，严阵以待。前路由杨秀清、萧朝贵率领，驻守金田平原地区；后路由洪秀全、冯云山率领，驻守紫荆山区，并在茶地设下大营。

眼看一场恶仗就要开始了！

8月11日凌晨，向荣趁着漫天浓雾向坚守猪蕙峡和双髻山的太平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太平军腹背受敌，被迫放弃阵地，退守花雷一线。

猪蕙峡和双髻山高峰插云，是不可翻越的天险。

“天险”失守了，紫荆山也就难保了。太平军的一部分人，惊慌起来。有怕死的，当了逃兵。

为稳定军心，在茶地，杨秀清再次假托天父下凡，说：“相信天父，别狐疑。”

他鼓励太平军将士，要有志气，要做忠臣。

8月15日，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洪秀全发布命令：从紫荆山撤走，向新圩转移。

8月28日，向荣率兵偷袭风门坳获胜，紫荆山的东大门被打开，金田平原难保。太平军被清兵包围，粮、盐、火药越来越少，伤病员越来越多。

9月初，太平军首领作出决策：从新圩突围，向

永安转移。

突围前，洪秀全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布置太平军砍伐竹林，捆扎竹排，装着要从水路突围的样子。清军中计，调兵加强东南方面的防务，从而放松了对东北与西北方向的防守。

9月11日，中秋节的晚上，月色如水，太平军趁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新圩的东北面突围，向平南县的鹏化里挺进。乌兰泰率兵防守在南岸，等得到情报派兵去追时，已根本追不上了。

就在乌兰泰带领清军在太平军背后猛追的时候，向荣的军队也从紫荆山开到了平南，想堵住太平军的去路。15日深夜，太平军在两军夹攻的形势下，在官村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那天，大雨滂沱。一路上，清军被淋得像个落汤鸡。当他们刚来到思旺圩东南的官村，忙着架锅烧饭时，无数的太平军犹如神兵天降般从四面冲杀而来。

原来，洪秀全早就料到清兵会来这里追赶，便设下了埋伏。这一战，向荣的军队几乎全军覆灭。

更重要的是，它扭转了近一段的不利局势，使太平军重新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权。这样，他们挥师北上，向永安进发。

1851年9月，洪秀全开始进行战略上的大转移，率领大军北上，直指永安。

一路上，太平军受到广大群众的夹道欢迎。

那些原先没来得及去金田团营的教徒，纷纷处理家产，全家参军。后来成为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的陈玉成、李秀成和李世贤等，都是这时参军的。

9月3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下午，由罗大纲率领的先锋部队的1000多名精兵，攻占了距离永安只有18里的水窰。这对驻守永安城的敌人来说，就好像被人敲掉了门牙一样。

太平军的大部队，兵临城下，守城将领只能龟缩城内，根本不敢出来迎战。

晚上，罗大纲挑选了几百名骑兵，每匹马拖着一块石头，绕城奔路。同时，他们燃放爆竹，“嘣、嘣、嘣！”“叭、叭、叭！”造成一阵猛烈攻城的声势。

夜色深沉，漆黑一片。城里的敌人，什么也看不清楚，听到爆炸声，吓得手忙脚乱，向城下投掷硝罐，乱放枪炮。经过一夜的“战斗”，敌人被扰得精疲力尽，也消耗了许多弹药。

第二天中午，太平军在城东门发动了攻击。霎那间，炮声隆隆，浓烟滚滚，烈火冲天，敌人忙调城西南的驻军前来增援。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太平军这两次攻城，全是佯攻。敌人上当后，埋伏在城西南的主力军，架起云梯，搭设天桥，发动了真正的猛攻！

激战了两个小时，永安失守，永安州代理知州吴

江跳井自杀，平乐协副将阿尔精阿与团总苏保德被杀

……

黄昏时，太平军已彻底占领了永安城。

这是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占领的第一座城池，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金田起义的半年多，敌人围剿、追赶、堵截、封锁，使太平军陷入苦战与奔波之中。随着这次胜利的到来，这种极端艰苦的日子，终于暂时告一段落。永安地处当时广西东部，地形险要，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太平军总算可以安心地休整一下了。

10月1日，全城内外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只听见锣鼓声、鞭炮声，响个不停。

在大军的前呼后拥下，洪秀全坐轿子进城。

在州衙门前的草坪上，天王洪秀全立即对部下讲话：不要贪图金银财物，缴获一律要交公。他再一次强调了太平军的圣库制度。

接着，天王洪秀全住进州署，并把州署改为天王府。

原州署的正厅，改为天王接受朝见的大厅，叫“天朝”。天王府修饰一新，墙壁用黄纸糊裱，显得富丽堂皇。厅前铺上红地毯，并排列花盆。内厅放着供天王专用的龙凤四轿车……

在雍容华贵的天王府，洪秀全与冯云山等领袖，

对政制、军制和官制，都作了一番认真的研究。改进和增订了一些原有的制度，又建立了一些新制度，确定了立国的模式。

太平军在永安的半年中，洪秀全等除了抓练兵外，还抓了两件大事：

1. 制订各种制度：如制订《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及《太平礼制》等。这些制度，在起义前后，就已经开始酝酿、设想或实行了。但是，到了永安，才修改、补充和制订。

在永安，印刷条件方便，印了不少书籍，如《天条书》、《太平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军目》、《太平条规》等。

其中，《太平军目》及《太平条规》是军事著作，对军队的编制、供给和纪律都有规定。它使得太平军的组织严密，战斗性强。这些制度的产生、实行和完善，是太平军能朝气蓬勃、战胜敌人的重要原因。

《太平礼制》这个文件，把从天王到士兵，按等级在礼节上，作了烦琐的规定。如，对诸王以及丞相、检点的子女亲属，在称呼上，各不相同。对丞相至军帅的儿子，都叫“公子”，女儿都叫“玉”。但叫“公子”或“玉”时，又按官职高低来称呼。对丞相的儿子，叫“丞公子”，对丞相的女儿，叫“丞玉”。对检点的儿子，叫“检公子”，女儿叫“检玉”等等。此

外，按照不同的官吏等级，在居住、车马、服饰、仪仗等待遇上，都严加区别。这样一个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洪秀全以往主张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皆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相比，无疑是一种倒退。

这种礼仪的颁布和实行，使得太平天国的政权，充满了封建官僚制度的气味。

2. 封王：

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以天王的名义，发布诏令，把在东乡宣布的五军主将，加封王爵。

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

封秦日纲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此外，还赏给了其他有功人员的官职。

值得注意的是，诏令末尾一句：“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从军事指挥到行政领导，都由杨秀清总管。

这是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职权的一次重大变动。在这之前，洪秀全既是领袖天王，又是全军最高统帅。但封王诏令下达以后，他把军事统帅大权，统统移交给杨秀清了。这样一来，杨秀清的职权和地位，比其他诸王都高。而冯云山已下降为第四号人物。

洪秀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发现杨秀清在群

众中有号召力，组织能力和指挥才能也都很出色。

但是，这样一来，洪秀全不统率军队，使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同时也助长了杨秀清的骄纵心理。

封王以后，冯云山的职权和地位，虽然下降了，但他有文化，有心计，对天王忠心耿耿。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贡献很突出。

早在 1847 年，他在监狱中，就考虑过创立天历。经过修改和补充，他终于制订成功，并报天王批准。

第二年，《太平天历》正式颁行。这是太平天国一项重大的建制。

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一定要废除旧年号，创立新年号。太平天国当然也不例外，宣布废除清朝的《皇历》，并把 1852 年 2 月 3 日那天（清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改为天历年初一。

天历有一定的创造性，它和旧农历不同。农历是按月亮盈亏来计月的。天历却把太阳运行一周，定为一年，平均分为 12 个月。规定单月为 31 天，双月为 30 天。

太平天国运动本身是一场农民革命，来参加的大多是农民。冯云山本人出身农家，又懂得天文地理，在创制天历时，处处为农民着想。例如，天历把二十

四个节气,平均分配在月初和月中,每月两节气,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在月中(16日),惊蛰、立夏、小暑、白露、立冬、小雪在月中(15日),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冬至、大寒都在月初(1日)。这样,农民很容易记住,不会耽误农时。

天历在二十四个节气下面,还注明当时应该种些什么。如,在立春下面写明:“南方地暖种松、种花麦、种乌豆”,清明:“南方地暖插田、种豆……”白露:“种蒜、种萝卜、种白菜”,寒露:“种小麦、大麦、蚕豆”等等。

天历包含有反对封建迷信的内容,比旧历进步得多。

宣布天历,象征着太平天国新纪元的开始。

这对清政府的官员们来说,是个大大的“不祥之兆”。因为这件事过去连黄巾、赤眉、黄巢等都未曾干过。

这说明太平天国运动比历次农民运动,都更彻底!

颁布天历,就像吹响了号角一样。号召全体军民,团结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齐心协力,去推翻满清王朝!

太平天国,为实现“革故鼎新”(改掉旧的,换上新的)的政治主张,在永安还搞了一系列文化改革,

编写的新书，就有 50 多种。他们很重视儿童教育，为儿童编印了《三字经》和《幼学诗》等读物。洪秀全写的一卷《幼学诗》，强调要敬上帝，敬耶稣，宣扬天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三字经》以三个字一句的形式，把洪秀全一些著作中的宗教理论，融会在里面，深入浅出，起到分清上帝和阎罗，从善去恶的教育效果。

当然，在这些书中，也都渗入了一些封建的糟粕。

天国重视人才的选拔，在永安的时候，洪秀全和冯云山还举行过一次考试。考试的主题是“万寿诗联”。考取的名单贴在“天朝”头门外的照壁上。

在永安建立的各种制度，对太平天国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满清政府当然不甘心丢了永安城，在军事上围剿的同时，又搞起了阴谋破坏活动。

到 1851 年 12 月，清朝的阴谋破坏活动，达到了高潮。也就在这时，发生了震惊人心的周锡能案件。

12 月 21 日晚上，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都来到东王府（杨秀清的王府），审讯一个奸细。

令人吃惊的是：那个奸细不是别人，而是现任太平军军帅的周锡能。

由于在战争环境中，周锡能害怕艰苦，经不起考验，1851 年 6 月，他叛变投敌。满清政府派朱八和陈五两人，协助周锡能在永安搞破坏。他们暗地里磨刀，

阴谋刺杀洪秀全等首领；深夜去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朱锡琨和黄文安家，策动他们叛变革命……

这些阴谋活动，被东王杨秀清及时察觉了。他特邀请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在东王府审讯周锡能。

洪秀全很重视这个案件，亲自参加的同时并吩咐蒙得恩和曾天芳在一旁详细记录。

审讯开始了。

首先由北王韦昌辉审问，那周锡能装得若无其事，脸不改色，致使北王未得到任何口供。

东王杨秀清于是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问：“深夜，你找朱锡琨和黄文安，做什么？”

“去探天朝城楼时，你怎么说的？”

“你磨刀霍霍，想干啥？”

……

一连串的问题，就像连珠炮一样厉害。周锡能的脸上充满了恐惧，手脚微微颤抖。

原来，杨秀清事前经过周密的调查，已掌握了周锡能的全部罪恶材料。

在铁的事实面前，周锡能不得不一一招供。

第二天，太平军处决了周锡能和他的妻子蔡晚妹、儿子周理真以及朱八、陈五等人。

在案发前后，洪秀全多次写文章，发诏令，号召全军提高警惕，要“莫被诱惑”，要“报国到底”。

这次，他在全军中，用周锡能的典型事例对士兵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对敌斗争教育。

敌人的阴谋破坏，并没有因此结束，他们紧接着又策划诱惑胡以晃投降的阴谋。但是，又都被太平军粉碎了。

洪秀全在永安的建制初具规模以后，远在北方京城的皇帝，开始感到坐立不安起来。咸丰皇帝害怕这场星星之火，烧遍全国，把他从宝殿上给轰下来。

从 1851 年年底开始，他三番五次给前线将领下命令，催他们开火，发起猛攻。

他天天伸长着脖子，盼望捷报频传。结果，盼来的都是失败的消息。由此，皇帝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大发脾气，说：

“军队不肯卖命，就拿乌兰泰和向荣是问。”还说：“谁让太平军突围，就找谁问罪。”

“军令如山”。到了 1852 年初，敌人不断增兵永安，人数已达到太平军的两倍以上。

这次满清政府下了很大的赌注，在永安城外，屯兵十万，意在将永安一口吞下。

面对强大的敌人，太平军凭借自己人心齐、地理熟悉、胆气壮的优势，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 月 30 日这天，向荣因刚刚得到皇帝的奖赏，感

动万分，率领清兵，又向永安城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这一天，正好是洪秀全 39 岁生日，同时又是金田起义一周年的大喜日子。永安城内，正在大搞庆祝活动。

城里是锣鼓喧天！前沿阵地也是欢声雷动！

敌人的子弹，虽从头顶上“呼啸”而过，但守城将士绝无丝毫畏惧。

这种大兵压境而方寸不乱的表现，充分表现出太平军对太平天国必胜、满清必败的坚定信念。

当然，战争不能光凭精神因素，还要受物质因素的限制。特别是处于围困的环境之下时。日子长了，太平军在四面封锁的情况下，碰到了很多物质上的困难。除粮食外，最缺的是弹药，其次是盐和蔬菜。

永安附近的农民，和太平军有着鱼和水的关系。他们偷运食盐、猪肉和蔬菜等等紧缺物资来支援。太平军也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比如，用旧屋土墙来熬硝，挖盐店的泥土来熬盐等……

当时，两军对峙中，还出现过一种有趣的奇怪现象：每当太阳落山，暮色降临的时候，清兵一面放空炮，烧草堆，一面派人挑着咸菜、生盐和猪肉等物，来到太平军的营前做生意。太平军也派人拿钱来买货。有时候，前面在做买卖，后面却喊杀声冲天。从这种现象里，不难看出清军内部的腐败。

在太平军反围攻战的后期，弹药短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太平军的首领们终于下决心准备突围转移。4月3日，在天朝西院的玉兰花树下，洪秀全发布了《永安破围诏》，号令全军“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他还激励将士说，眼前吃点苦，将来享受荣华富贵。他说，等到胜利来到的那一天，“金砖金屋光灿灿，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

这就是洪秀全给军民描绘的一幅太平天国“小天堂”的远景。

遵照洪秀全《永安破围诏》，东王杨秀清作了军事部署。

4月5日晚，大雨“哗哗”地下着，寒气逼人。太平军利用寒冷的夜幕作掩护，向古苏冲进发。

古苏冲离城18里，这里崇山峻岭，形势险要。清军在这里建炮垒，挖长壕，筑起三道封锁线。他们得意地自称是“钢关铁卡”，谁也莫想从此通过。特别是古苏冲的玉龙关，清军吹牛，说它是“铁打天下第一关”，“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只需少数军队就能把守。太平军插上翅膀，也难飞过去。何况，太平军老弱妇幼很多，他们是不敢从这里突围的。由于估计错误，清军只派已革了职的参将王梦麟统率300多贵州兵，在此防御。

洪秀全采用“避实击虚，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的战术，选择了防守薄弱的古苏冲，作为突围方向。

罗大纲是攻关名将。他带领 1000 名精兵，组成突围先锋。他们趁天黑，摸到古苏冲口，越过悬崖溪涧，绕到玉龙关的后背。一阵喊杀声后，如同神兵天降，那些酣睡未醒的清军，在梦中便做了刀下鬼。

太平军荡平了古苏冲口，缴获了十多担火药，攀上龙寮岭，直向昭平县的大峒挺进。

直到第二天中午，赛尚阿和向荣才开始大举攻城，一阵猛烈的炮火过后，城内竟毫无动静，赛尚阿大惊，始知中计，忙驱兵入城。此时的永安早就是一座空城了。赛尚阿又气又急，他一面催向荣、乌兰泰派兵追赶，一面让士兵在城内外烧杀抢掠。

太平军为了牵住追兵，撤走时故意留下了辎重和财物。贪婪的清军，为抢夺财物相互斗殴，哪有心思追赶太平军。即便这样，清军将领还是向满清朝廷邀功，诡称打了个“大胜仗！”

乌兰泰的追兵在古苏冲，遇上太平军的后卫秦日纲的部队。经过一场激战后，太平军撤到龙寮岭，乌兰泰紧迫不放。当他发现太平军的后路军正在平冲峡谷中行走时，就强占龙寮岭高地，居高临下，对平冲峡谷发起猛攻。太平军防备不足，寡不敌众，损失惨重，死了 2000 多人。赛尚阿洋洋得意，命令乌兰泰、

向荣、刘长清、和春等率领各路人马，向龙寮岭进军。

这时，洪秀全等已率主力军到达昭平县的仙回驻扎，听到后路军遭到攻击的情报，决定诱敌深入，然后杀他一个回马枪，摆脱被清兵围困在深山峡谷中的险境。

太平军和平冲与大峒之间的仙回岭，设下伏兵，张开罗网。

8日清晨，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加上雾气大，能见度很低。然而太平军战士个个精神抖擞，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

当5000多名清军，刚刚进入罗网时，“轰”的一声炮响，手拿短刀，赤着双脚的太平军，高声呐喊着杀将过去，清军毫无防备，立刻乱作一团。太平军开始了全线的歼击，擂石、滚木，像冰雹一样，从山上砸下来，地动山摇，硝烟弥漫。

这一场伏击战，打得真漂亮，一共歼敌4000多人。乌兰泰虽逃得了性命，但跌入山涧，受了重伤。他手下的四镇总兵邵鹤龄、董光甲、长瑞、长寿则全都成了刀下鬼。这一仗，歼灭了清军主力乌兰泰，向荣部队感到“兔死狐悲”，十分丧气。

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仙回奏捷”。

咸丰皇帝一直对赛尚阿寄托重望，希望他“歼灭”太平军。这样一来，希望成了泡影。

永安突围成功，太平军如虎添翼，不仅彻底摆脱了金田起义后的被动挨打局面，而且转而对清军发起了主动进攻。太平天国革命的火焰，越烧越猛烈，将要烧遍全国！

第五章 定都南京

永安突围成功后，太平军一路急行军，到达三妹瑶区。“天下人都是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太平军每到一处，都宣传洪秀全的主张，尊重爱护老百姓。

世世代代住在深山里的瑶族人民，受尽歧视和压迫，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逐渐对太平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献出粮食、菜肉、柴草和珍贵的盐巴。更有一批年轻人，背上自己的猎枪，挂上用牛角尖做的硝盒，参加了太平军。

4月18日，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洪秀全率领大队人马，驻扎在桂林城外，开始攻城。

第二天，吃了败仗的乌兰泰，带领残兵，想从南门进城。在将军桥上，他被太平军打成重伤，两天后便死了。

这个赫赫有名的“满洲世将”，在围剿太平军的日子，尝尽了苦头，最后还落得个遗尸他乡。

太平军包围桂林一个多月，没把城攻下来。这时候，各路清兵像乌云般地云集在桂林四周，对太平军形成反包围。

5月19日夜，当敌人还在酣睡的时候，太平军神

速撤离桂林，转而向湘桂边界的全州挺进了！

全州是个小城镇。太平军不想攻城，只是路过这里，准备去攻打长沙。前锋已过州城十里，到达蓑衣渡，后队则正从清湘寺门前大道向前挺进，没料到城上的炮兵，竟突然向后军主将、南王冯云山乘坐的黄轿开炮，使冯云山身负重伤。这大大激怒了太平军官兵，大军同仇敌忾，回师血洗全州。

6月3日，太平军用炸药轰塌城墙，攻进城内，把驻守的清朝官员——知州曹燮培、参将杨映河、前任知州瑞麟等，统统斩尽杀绝。富绅的住宅和当铺亦遭火焚。

6月5日，太平军继续北上。200多只船，载运着妇女老幼及辎重，浩浩荡荡行进在湘江上。不料，行驶到离全州10里蓑衣渡的时候，突然遭到清军江忠源部队的伏击。

江水湍急，滩头很多。太平军毫无准备，措手不及，损失惨重。除了损失船只、辎重外，妇女老弱也伤亡不少。

经过两昼夜的奋战，太平军弃船登陆，向东南夺路而去，但令人痛惜的是，南王冯云山终因伤势过重，上岸不久便去世了。

蓑衣渡一仗，损失最大的便是冯云山之死。冯云山是紫荆山拜上帝教的创始人，威望极高。人们都把

他看作是诸葛亮式的人物，而且对天国和洪秀全更是忠心不二。这样一位组织家、军事家和重大决策人物过早的去世，对太平天国革命以及其历史的演变，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6月，南国已很炎热。但太平军马不停蹄，翻山越岭，抄小路来到了湖南省境内。

12日，太平军占领了道州（今湖南道县）。这时，清朝湖南提督鲍起豹已率军堵死太平军北上的道路。咸丰皇帝命令钦差大臣赛尚阿与湖南、广东、广西的官员，加紧防堵。一方面派重兵驻扎衡州府，保卫长沙；一方面集结两万清兵围困道州，封锁粮食，想把太平军饿死在那里。

这时，在进军方向上，太平军首领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洪秀全想拉队伍去广东，大部分将领怀念故乡，要求转回广西。

“都骑在老虎背上了，还有什么好顾虑和留恋的。”杨秀清说：“顺江东下，去打南京。”他强调在进军的沿途中，不要攻城堡……把攻打南京，作为第一个军事目标。

洪秀全听了大加赞赏。于是，他作出了继续北上去攻打南京的决策。

太平军在道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边休整、筹粮饷，一边壮大自己的队伍。当时，加入太平军的已

达两万多人。

8月10日，太平军撤出道州，向东挺进。大军所向披靡，先后占领了桂阳州、郴州。

一股滚滚洪流，不可阻挡地向湖南、湖北冲去。

6月，洪秀全在道州发表了讨伐满清政府的三篇檄文(宣言)：《奉天诛妖救世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善中国人民谕》。因为每篇题目末尾一字都用“谕”(公告)字，所以简称《三谕》。《三谕》阐明了洪秀全早期的革命思想。

《三谕》的主要内容是：

1. 号召人们都来信拜上帝。欢迎其他会党的成员加入太平军，要回头拜真神，丢邪神，复人类，脱妖类。强调天父皇上帝的万能。

2. 揭露满清皇帝的罪行。说他“妖头鬼头”，是“中国的世仇”……并且说：把东海的水引来，也洗不尽咸丰皇帝的滔天罪孽。

3. 宣传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目的。要“扫除妖孽(推翻满清政府)，振兴中华”，“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解除人民的痛苦”。鼓励大家树立信心，一定能推翻满清，“同享太平之乐”。

这三篇革命的宣言书，激发了人们对满清政府的憎恨，起到了动员人民参加反清斗争的作用。

在湘南，太平军扩充到 5 万多人。这个数字，比在蓑衣渡遭受伏击后的兵力，增加了 10 倍。在耒阳，还招收了许多矿工，提高了太平军以后攻城的能力。

清朝的官员，看见太平军摆脱了蓑衣渡受挫的困境，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既震惊，又恐慌。对自己未来的命运，越来越感到担忧。

在进军湖南，不断扩军的同时，洪秀全在长沙南门，迫不及待地下令制造玉玺。

什么叫玉玺呢？它是封建帝王的大印，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时，洪秀全要大家叫他“万岁”，叫他妻子做“娘娘”。仿照历代皇帝的样子，组织一个班子，专门记录他的言行。

8 月 17 日，驻守在郴州的西王萧朝贵听到情报：防守长沙的清兵不多。他马上向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建议说：

“长沙防守不严，派几千精兵，准能打下来！”

洪秀全和杨秀清听了，很是高兴，批准了这个军事行动计划。

26 日，萧朝贵挑选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曾水源等著名战将，率领了 1000 多精兵，由几百名郴州新入伍的、熟悉湖南地形的兵士作向导，从郴州出发。短短 10 天的时间，他们连续攻下了永兴、安仁、

攸县、茶陵和醴陵。一路上，得到当地起义群众的帮助，进展十分顺利。队伍发展到 3000 多人。

9 月 10 日，守长沙的 8000 多清兵，突然发现了太平军的旗帜，迎风飘扬，兵临城下。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提督鲍起豹，惊惶失措，丑态百出。鲍起豹抬出城隍庙的菩萨，放在南门城楼上。祈求菩萨保佑，骆秉章向上头报警，哭着求救。

第二天，两军在城郊石马铺展开一场激战。刚从陕西调来驻守石马铺的 2000 多清军精兵，被打得死的死，逃的逃。这次，太平军获得许多战利品，如火药 4000 多担，军粮、大小炮和骡马不计其数；杀死大小妖官几十人，直杀得城南金盆岭的沅州协副将朱瀚吓破了胆，逃之夭夭。长沙城外的防线，在太平军的突然袭击下，全部崩溃！

萧朝贵率兵占领了长沙南门外的妙高峰、城南的坚固民房和城边的西湖桥、金鸡桥等处。

12 日，萧朝贵率兵猛攻城门。他身先士卒，亲自站在南门外高举旗帜，指挥炮兵开炮。不料，由于他站的位置太显眼了，成了清军射击的目标。一发炮弹正中他的左肩。虽经多方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 10 月不幸逝世。

林凤祥和李开芳代统全军，暂时停止攻城。派人火速赶回郴州，禀告天王与东王。

萧朝贵是金田起义的七首领之一，在军中，因“冲锋第一，勇敢刚强”而赫赫有名，威望很高。他的死，是太平天国的又一重大损失！

当洪秀全、杨秀清等在郴州得到萧朝贵重伤的消息后，群情激愤，太平军喊着：“要为西王报仇啊！”

9月25日，洪秀全和杨秀清率领全军撤离郴州北上。

10月13日，洪、杨的大部队赶到了长沙，在南门外扎营几十里。

咸丰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大发脾气，问：“太平军进军长沙，怎么没人阻拦呢？”一气之下，他革除钦差大臣赛尚阿的职务，任命徐广缙为钦差大臣和湖广总督。

长沙，是满清政府统治湖南的重地，是拚命也要保卫的一个据点。于是，很快从四面八方调来增援的清兵，总数已达到五六万人。

在太平军攻打长沙的时候，天王洪秀全还公布了一道《严禁私藏私带金宝诏》。号召全军上下，严格执行“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圣库制度。他严格规定官兵不许私藏金宝，缴获一律归公。谁敢违抗，就杀他的头。他一再重申：官兵对待老百姓，要秋毫莫犯；有妇女在屋内，士兵不许进去……铁的纪律，博得老百姓的爱戴。

在长沙，太平军靠 1 0 0 0 多名由煤矿工人组成的“土营”师，发明了用穴地炸城的新战术。从 1 0 月 3 0 日到 1 1 月 2 9 日，就通过挖地道，用火药炸崩城墙五次。

其中一次，城墙被轰开 4 丈多长，两三千名太平军蜂拥登城。但是，由于清军重兵防守太严，太平军阵亡 500 多人，没有攻进长沙城内。

在长沙，太平军打了 81 天的仗，是太平天国起义史上的一次重大战役。虽然歼灭了数千清军，但自己却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西王萧朝贵以及几千名金田起义时的老战士的阵亡，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长沙为什么久攻不下呢？从军事决策上说，此次战役存在巨大失误。

当初，长沙守军薄弱，本是攻打的好时机，但并未派主力前去，而只让萧朝贵带领少量人马去攻城，大部队仍驻守郴州。耽误了攻城良机。待大部队赶来增援时，大批清兵也已蜂拥而至，使城防愈加严密。

眼看破城希望渺茫，洪秀全和杨秀清认为这么僵持下去，和道州决策“略城堡，舍要害”以攻打南京为主要军事目标的战略相违背。另外，此时清兵已从四面八方，云集长沙，对太平军即将形成反包围的形势。

12 月 1 日，趁着夜色和风雨的掩护，太平军神不

知、鬼不觉地撤离了长沙。等清兵发觉的时候，太平军的大部队，已经西去，经宁乡向益阳挺进了。

满清政府派重兵，想在长沙消灭太平军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

1852年12月3日，太平军攻下了益阳城。12月23日，太平军占领岳州。

在岳州府城，太平军共获得艨艟1万艘，建立了太平军水师——“水营”，还得到10万多银饷和大量的炮械。军队人数猛增至10万多人。

有了“土营”，又有“水营”，太平军可真够气派了。大部队乘船从湘江进入长江的航道，向湖北武昌挺进。

江面上，船队延绵几十里。白天，锣鼓喧天；晚上，灯火辉煌。浩浩荡荡，军容壮观，气势磅礴。洪秀全坐的“王船”，八面威风。船头上，装有龙头，船舵装一龙尾。船上插满了黄旗，两侧排列了10多尊炮械。

湖北巡抚常大淳等，得知太平军兵分两路，顺江东下，来攻打武汉的消息，立时慌成一团。他们害怕太平军利用城外民房作掩护，挖地道攻城，下令拆除城墙外10丈以内的民房。民房太多，一时拆不完，太平军已到达离城100多里的籛(pái)洲了。清朝官员下令烧房。大火一连烧了7天7夜，成千上万的老

百姓，无家可归，民怨鼎沸，不少的人被逼得跳江跳湖自杀，更有许多人投奔了太平军，或提供城内实况，或充当向导。

12月24日，太平军的陆路大军，已到武昌东城。水路部队也在李开芳、林凤祥率领下，到达汉阳鹦鹉洲。太平军拥有1万多只船，水师力量占绝对优势，控制长江水面，切断了武昌同汉阳两地清军的联系。因汉阳防守薄弱，太平军对武汉三镇采取了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打法。第二天下午，即对汉阳发起了攻击，杀死清军副将朱翰、参将长庆、知府黄振铎等。晚上，便占领了汉阳。

29日，太平军攻占了汉口。洪秀全住在关帝庙，杨秀清住在万寿宫，指挥围攻武昌的战斗。

武昌，是清政府在湖北的政治中心，城墙高大，形势险要。几个月来，敌人调兵遣将，派重兵防守，攻打比较困难。

汉阳和武昌之间，隔着一条长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为了保证军事运输的需要，由水营的典水匠唐正财设计，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援，像神话一般，一夜之间，搭起了两座横跨江面的浮桥。占领汉口后，又在汉水上架起了浮桥，把武汉三镇连接起来。这样，汉口、汉阳的军队，可以通过浮桥，直逼武昌。

陆路大军，严密控制了城东洪山一带的制高点，

并在城南部筑起了长墙，驻扎重兵。他们的任务是：合围武昌、阻击敌人的援兵。这样，向荣率领的援军，虽然来到武昌，却被太平军挡在长墙以外。

城内城外的敌人被分割在两地，这急坏了城内的官员。他们眼睁睁地看到城外全是太平军的人马、旗帜和炮位，把武昌围得水泄不通，官员们一个个都吓破了胆。

城里的老百姓，却是另一种心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登上蛇山和黄鹤楼盼太平军早日打进城来。

1853年1月11日，攻城开始了！洪秀全很重视这次战斗，命令杨秀清亲自在武昌指挥。并派著名将领石达开、黄玉昆、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等一同前往。

夜，静悄悄的。太平军的土营在文昌门地下挖地道……

第二天清晨，“轰”的一声巨响，震撼着天空。在睡梦中的清兵，都被惊醒了。

是文昌门的地雷爆炸了，炸塌城墙27丈。在硝烟浓雾中，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等勇将，率领太平军冲进缺口。

太平军的战旗高高飘扬在城上，太平军像潮水般向城里涌进。城里传来“冲呀！”“杀妖！”的喊叫声。

清朝提督双福，酣睡未醒，做了刀下鬼。敌兵弃城逃命，逃不掉的，就跪下来磕头求饶。

攻下武昌城后，杨秀清传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

上百名官员被杀死，常大淳和学政冯培元，畏罪自杀了。

这是太平军起义以来，第一次占领省城。

消息传到咸丰皇帝耳朵里，他勃然大怒，对满清的一些将领，革职的革职，查办的查办。他革除湖广总督徐广缙、广西提督向荣的职务，任命张亮基为湖广总督。

1月17日，攻下武昌城后的第五天。洪秀全在锣鼓和欢呼声中，前呼后拥地进了城。清朝湖北巡抚衙门，成了天王的行宫。

为了庆祝洪秀全41岁的生日，来天王行宫向他进贡的人群，络绎不绝。大街小巷，爆竹声震耳，光地上的爆竹纸屑，就积有1寸多厚。

太平军把居民组织起来，分男馆、女馆和老疾馆。每日发给他们粮食，安定群众的生活。群众长时期受到满清政府的压迫，头一回见到这样好的军队，感激万分。在太平军的宣传鼓动下，老百姓拿出各种物资支援太平军。男女青年都纷纷要求参军，从而又掀起一个参军的新热潮。

附近几个县的农民、天地会的会众，都结伴成群来到武昌，报名参军。

太平军的队伍，迅速发展到了 50 万人！

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建立起来了，然而，下一步的军事部署怎样呢？

在太平军的领导集团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依我说，先打四川。”翼王石达开微笑着说。

“不，先下河南，再进军中原。”女将卞三娘说。洪秀全一边听，一边点头。

“还是攻打南京吧，这是十拿九稳的。”东王杨秀清的话，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

坚持第三种意见的人，认为东路敌人防守薄弱，从武汉到九江，只有 4000 多清兵防守。太平军占有水上优势，攻打南京，占领江南有绝对把握。何况，江浙一带是米粮仓，南京龙盘虎踞，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

杨秀清还编了一个神话，说天父下命令要他“直攻江南”。于是，他利用皇上帝权威的权威，作出了沿江东下，直攻南京的战略抉择。

“轰隆隆”的炮声响起来了。1853 年 2 月 9 日，太平军放炮祭旗之后，各王和文武大臣，都来到天王行宫，向天王洪秀全辞行。然后，各自领兵向既定的目标出发了！

洪秀全乘轿子来到江边，登上了王船，率领 50 万大军，分水陆两路，顺江而下，向南京进军。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太平军从武昌，经过江西、安徽，直奔南京。

3 月 12 日，太平军的水陆大军，精神振作，先后开到了南京城外。江面上，有上万艘船只，远远望去，密密麻麻。50 万兵力，分水陆两路围城。

15 日，咸丰皇帝听到南京告急的消息后，急忙调兵遣将。他命令浙江提督叶绍春、温州镇总兵陈进忠，赶快率领水师，增援南京；命令向荣、琦善、陈金绶等快速率兵去江南。

向荣多次领教过太平军的厉害。他的队伍，从武昌一直跟在太平军后面，不敢交战；琦善、陈金绶从河南启程，行动同样很迟缓。

太平军这次攻打南京，一开始的几次强攻，没有成功。后来，太平军改变了战略战术：大用攻心战术。他们打扮成和尚，混进城内，四处宣传，说“城门眼看就攻破啦！”“若在墙上发现字画，那就是破城的预兆呀！”等等。

晚上，城北的居民，提灯巡街时发现周围二三里人家的墙上，都出现了红圈和白圈。一传十，十传百，人心惶惶。清兵疑神疑鬼，士气大落。

3 月 18 日，太平军又巧用疑兵之计。

这天，太阳下山了，暮色苍茫。太平军在几百匹马上，系着身穿红衣的纸人。然后，在每一匹马上挂一盏灯。当太平军用鞭子抽打马的时候，马受惊后，由南门外向水西门奔跑，顿时，火光满天。清兵远远地瞭望，以为太平军从水西门来攻城了，于是集中兵力，向水西门的马队开火！

当敌人正在水西门乱打一气的时候，3月19日清晨，由几百名太平军组成的敢死队，在仪凤门引爆地雷，炸塌城墙二丈，冒着浓烟奋勇登城，杀死了清军总兵程三光和浓霰，守城的兵士，立刻四散逃命。

陆建瀛是清军两江总督，总管南京的兵防。他不早不晚，恰在这时乘轿子路过小营，与太平军的前锋撞个正着，他被从轿中拖出，乱刀砍死。陆建瀛被杀消息传开后，清军分崩离析。林凤祥、赖汉英率领几千人，用蜈蚣梯攻进城里。其他的主力军，也先后蜂拥进城。

这时，枪声、海螺声、喊声、哭声、求饶声，汇成一片，震撼着整个南京城。

清军纷纷弃甲逃窜。惟防守内城的清朝将军祥厚督领旗兵及其家属数万人负隅顽抗，使太平军伤亡很大。

最后，太平军不惜用同伴的尸体垒作云梯，浴血奋战，才攻陷内城。清朝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

提督福珠洪阿等 20 多个将官和全部旗兵，被斩杀干净。

太平军仅用 12 天便占领了南京城。清除了残敌后，东王杨秀清和北王韦昌辉，都先后进了城。

1853 年 3 月的南京，花儿红了，柳条绿了，真是春意盎然。巍峨屹立的钟山披上了朝霞，长期覆盖在天空中的黑云，被春风驱散。玄武湖上莺歌燕舞，泛起了一叶一叶的小舟……

3 月 29 日，一大早全城就只听见“劈哩叭啦”的鞭炮声、“咚咚锵锵”的锣鼓声。

原来洪秀全马上就要进城了，十万军民，个个笑逐颜开，他们等候在绵延几十里长的道路上，夹道欢迎。

“来了，他来了！”

“闪开，闪开！”

开道的一阵吆喝之后，大地倏然寂静无哗。老百姓都跪了下来，屏住呼吸恭迎洪秀全的驾临。

他是啥模样儿？没人敢抬头张望。出于对这位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的景仰和爱戴，人民在揣摩、猜测、想像……嗯，他一定长得相貌堂堂，两耳垂肩，龙体高大……是啊，今生能一睹洪秀全的仪表和风采，该是多大的造化呀！

远远地，一座黄色大轿隐隐约约地出现了。渐渐

地，轮廓清晰起来：数一数，有 16 个身穿黄马褂，头戴黄帽的轿夫，抬着一辆黄色大轿，洋洋洒洒地走来了。在轿子的前面还有几十对鼓乐、大锣，约有上百名旗手高举着旗帜开道。他们的脸色显得既肃穆而又紧张。轿子的后面有一万多名护卫，人人手里都拿着长矛……

洪秀全端端正正地坐在大轿里，他身穿龙袍，脚踏龙鞋……活像龙的化身，威风凛凛。

进城以后，洪秀全暂时住在藩司衙门，不久，他就命令部下把清朝两江总督的衙门修饰一新，改作天王府。

他正式宣布：建都南京，并把南京改称天京。

于是京城内外，出现了一张张的告示：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太平军是爱护老百姓的，不要害怕。并号召人民：“归顺天王，同打江山，共享天福……”

洪秀全教育太平军对老百姓要爱护，对清朝官吏兵勇要镇压。太平军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叫做“搜妖”，不但查到“妖”要杀头，就是查出藏有清朝官绅的衣帽鞋袜及其他物品者，都要杀头。当时，被杀的清朝官员很多，包括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以下的大小官员和其他的一些官绅，真是大快人心。

对老百姓怎样呢？只要老百姓在自家门前贴上一个归顺的“顺”字，就保证安全。上街的时候，如果

身上挂一条红布，就保证行动自由，没人来阻碍。

太平军的纪律严明，军令如山。杨秀清还规定：官兵无事不许私自进入老百姓家，否则要砍断他的脚。收购农民的粮菜，都有规定的价格，买卖公平。于是农民都乐意把粮米蔬菜等运进城来，卖给太平军。

洪秀全打江山，一直憧憬创建人间“小天堂”。

他所设想的“小天堂”，是人与人都像是亲兄弟姐妹，都敬拜上帝，社会财富不属于私人，都属于“圣库”，“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为了使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付诸实现，他下命令把全城的百姓都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青壮年被叫做“牌面”，除干重活外，还要上前线作战；老的和小的，被称做“牌尾”，担负后方勤务，干一些力所能及的轻活。男女严格分开，男的编入男馆；女的编入女馆；儿童被编入童子军，或入“育才馆”读书；老的编入“老民馆”；残疾人编入“能人馆”；能写会算的担任各馆的书手，有专门技术的被编入百工衙的诸匠营……废除私有制度，一切财物都归“圣库”。每人的生活必需品，都由“圣库”来供给。

这就是定都后，洪秀全所要创建的人间“小天堂”，也是他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一次伟大的尝试。

当时在天京的一些外国人说：“他们尽征都市人民入伍服役，不论是富的还是商人，而且没收他们的

财产……独对农民却规定价格买他们的粮食，而且给高价。”“这个新局面，比以前在清官、清军多年统治下优胜多了。”

洪秀全的变革虽博得了一些喝彩，但清政府遗留下来的社会陋俗，已把整个社会弄得乌烟瘴气。为革除这些恶习，洪秀全提出了“革故鼎新”的口号。

首先，“革”哪些“故”呢？那时，抽鸦片、酗酒、赌博与嫖娼等恶习，就像瘟疫一样流行。一条好汉，一抽上鸦片后，就像魔鬼附身一样，面黄肌瘦，完全丧失劳动和生存的能力。烟瘾一来，六神无主，鼻涕眼泪直淌，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为了过一口烟瘾，多少人不惜借高利贷，甚至卖妻卖儿，倾家荡产，最后弄得家破人亡。

这些惨不忍睹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呈现在洪秀全眼前。他额眉紧蹙，思忖着：旧的社会恶习，如果不根治，怎么谈得上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振兴民族，振兴国家呢？

为了“去邪崇正”，革除陋俗，洪秀全把早年所写的有关戒吸鸦片烟的诗，一一找了出来，从中选了两首，用诏书的形式颁布出来。这两首诗的内容是：

“烟枪即铕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

“吹来吹去吹不饱，如何咁（这样）蠢变生妖！”

他用通俗的语言，形象地说出了吸鸦片危害。

他还告诫人们说：鸦片烟是外国侵略者毒害世人的东西。凡买卖吸食鸦片的人，都是自投陷阱，不可救药。

洪秀全下命令，严厉禁止鸦片，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嫖娼……

他严禁买卖鸦片，谁敢违抗，就杀谁的头。

他对满朝官员和军中官兵，还特降诏旨，一概不准饮酒。凡吸烟、饮酒、宿娼、开娼的人，一律砍头。

……

春回大地，原先纸醉金迷，乌七八糟，藏满污垢的古都，透露出拂晓的曙光，到处呈现出一派清新的气象，与清政府统治时的黑暗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到过天京的外国人，无不称赞说：“南京现在是一座大军营，有最严格的纪律和最完善的秩序。”在外国人眼中，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道德革命，他们说：“淫邪的眼色，淫荡的歌词……都在禁止与废除之列。”他们惊叹地说：“伟大的变革正在远东实现中。”“这样的运动……是世界未曾有过的。”

当然，最根本的“革故鼎新”，是1853年洪秀全颁布了天国的根本大法——《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这

部文献，闪烁着农民平均主义的思想光彩，它是摧毁封建制度、创建天国的总纲。

洪秀全制定《天朝田亩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凡天下的人都是大家庭中天父生养的兄弟姐妹，共享天父皇上帝的大福。它的内容很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内容是：

1. 把田地按质量的好坏分为 9 等：上上田、上中田、上下田、中上田、中中田、中下田、下上田、下中田、下下田。分配的方法：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但每家分的田地，要好坏搭配。15 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分配。

2. 关于地方政权：按军事组织的体系来建立，每 13156 家为一军，从两司马到军帅，叫做乡官，由人民选举产生。军帅以上领导乡官的，由中央委派，称为土官。土官要接受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军师和天王的管辖，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管理体制。规定老百姓遵守法令，好好劳动，违犯法令的，要受处罚；各家如有纠纷或争讼，可以上诉到两司马。如果解决不了，还可以向上申诉，一直告到洪秀全那里。

3. 关于经济生活：每 25 家，设立一个国库、一个礼拜堂。规定农民除了种田之外，还要种桑、养蚕、

缝织衣服。每家饲养两头猪、5只鸡，到了收获季节，除留足口粮外，其余都交国库。家庭中婚丧喜庆和生育等其他方面的开支，都从国库配给。鳏寡孤独和病残，都由国库出钱供养。

4. 在军事方面：规定每家派一人当兵，平时种田，战时杀敌。这是一种寓兵于农，兵民合一的制度。

5. 在文教方面：设礼拜堂，规定儿童每天要去教堂听课。每逢礼拜日，规定男女老幼都要去教堂赞颂上帝、听课。礼拜堂既是宗教仪式场所，又是宣传教育机构。

6. 妇女问题：在《制度》中，规定分田不分男女，在经济上保证了男女平等地位；革除封建买卖婚姻，下令解除妇女缠足，严禁娼妓、蓄婢等恶习陋俗。把妇女从沉重的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妇女们高兴地高唱：

世间女人最受苦，
三从四德把她束；
天国世界真是好，
共同享受平等福。

洪秀全在解放妇女的工作中，虽然受到了传统的束缚，但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一位曾经参加过太平

天国革命的英国人伶俐说：

“太平天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

总之，《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改革社会的总纲领。天王洪秀全是这个纲领的总设计师。他设计出一幅“人间天国”的美好蓝图——人们亲如一家，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没有剥削和压迫。

这一幅绚丽美好的社会图景，闪烁着洪秀全的智慧和革命思想。

《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的强烈愿望。在当时，起到了激励人民斗志，推动革命发展的巨大作用。群众曾为此而热情歌唱：

太阳出了三丈三，
跟随天王打江山；
打平江山享天福，
享了天福永无穷！

这首歌谣，表达了人民革命的决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们所渴望的“天福”，就是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绘制的理想蓝图。

但是，总纲中提到的分田方法，是无花果。花虽然好看，却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来。因为在小农经营的水平上，想用平分的方法，废除私有制度，达到“处

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理想，是不现实的，是行不通的。不过，这个伟大纲领的革命精神，却狠狠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

在《天朝田亩制度》公布后的第一年(1854年)，杨秀清、韦昌辉和石达开联名写了《奏请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上报洪秀全。大意是：建都后，军队人数增加得很快，要有足够的军储。江西、安徽都是产粮区，希望老百姓照旧交粮纳税。

洪秀全看后，批准了。于是，又按照清朝政府征收田赋的一套老办法行事。可是，建都初期，洪秀全在《百姓条例》一文中，不是明文规定“不要钱粮”的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洪秀全规定的“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的财经政策，已完全行不通了；靠没收地主和清朝官吏的财产，靠人捐献，都不够国家的开支。

从这点上也不难看出，洪秀全一心想开创“新朝”，但却没有创立新的社会制度。他有美好的革命理想，却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途径。遇到困难，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只好走回头路，依然保留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依然承认封建剥削方式，这是农民战争不可避免的悲剧。

在开创“新朝”的思想支配下，洪秀全还改革了

考试制度，废除对考生门第、出身等限制，录取的名额，也比以前多。选择人才，不拘一格。还建立了招贤的制度，广泛招揽各种人才。有的工匠和农民，被选拔为天国的官员。难怪地主讽刺说：“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

洪秀全对孔丘、孟轲等书籍，宣布为“妖书邪说”，一律要烧毁，不许买卖藏读。在军队中，严禁读《四书》、《五经》。他对儿子幼天王规定，不许看“妖书”，只准读天国规定的书籍。对起义以来所发表的文件，一一审查。凡发现引用《四书》、《五经》，或其他古书中的字句，都全部删掉。如《原道醒世训》一文中，引用了《易经》中的 134 个字，也被删掉了。

洪秀全还专门设立了“删书衙”。此外在修订和公布各项政策法令时，洪秀全真是呕心沥血。

第六章 天京内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建都后不久，洪秀全就开始喜欢别人吹捧，歌功颂德了。

赞颂洪秀全的小册子纷纷出笼，小册子的内容，空空洞洞，乏味得很，都是天国的文臣们，为了迎合洪秀全的心理而写的吹捧赞颂的文章。中心内容就是宣扬洪秀全是“真命主”、“圣天子”。要求人们相信：只有天王才是顺天心，合天意，替天行道的“天才万国独一真主”。文章还肉麻地吹捧说：“若不是天父和天兄，能从广西打到南京，能在南京建都吗？”

在一阵阵的吹捧声中，洪秀全和首领们，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头脑昏昏沉沉。他们认为：“真主灭妖，灭得差不多了！”“群魔的妖气，也快扫完了！”因此，骄傲自满，盲目乐观，以为大功告成，该享“小天堂”之福了！

这种思想，首先表现在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宫殿上。每天，出动一万多民工。天王府的围墙很高大，围墙周围有10多里，分内外两重。内层叫“金龙殿”，外层叫“太阳城”。宫门口悬挂着一副用黄绢写的对联：

上联是：“众诸侯，自西自东自南自北”；
下联是：“予(我)一人，乃(是)圣乃神乃武乃文”。
宫门外，挂有洪秀全写的布告：
大小众臣工，
到此止行踪；
有诏方准进，
否则雪云中。

“雪云中”是“刀”的隐语。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如未经允许，私自到天王宫走动，就要被杀头的。

从此，金碧辉煌的天王府，成了天王的牢笼。那高大的宫墙，把他和老百姓隔开了。为了照顾洪秀全的生活，宫内大小官员及服务人员，总共有 1600 多人。

洪秀全规定老百姓“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高级官员和他例外，宫内有宫女上千人。他有 108 个妻子。他儿子洪福琐说：“我有 88 个母后。”

洪秀全在宫里，成了“朕即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向各国前来朝见的使者显示荣华富贵，洪秀全头戴纯金做的王冠，挂金项链，身穿金钮绣金龙袍，乘坐由美女牵的金车。他所用的各种物品，大多是用金子做成的。一时，杨秀清的东王府，韦昌辉的北王府，石达开的翼王府都金碧辉煌，相互攀比，比阔气，比排场，穷奢极欲。

当时，在太平天国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如天地会、红巾军、小刀会、金钱会、捻军、白莲教……都纷纷起义，反对满清政府。各地各族人民也掀起了反清的高潮。

满清政府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咸丰皇帝捶胸顿足，说：“朕的心被打碎了啊！”他像惊弓之鸟般日夜担心洪秀全派兵北进中原，直捣他的老巢北京。

假如这时洪秀全立即调动主力军北伐，占领北京推翻满清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敌人连吃败仗后，人心惶惶，上上下下一片混乱。遗憾的是洪秀全没有这样做，他坐失良机。英国朋友伶俐说：“天王在南京停留下来，防守自己的阵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洪秀全及几个主要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他们认为，敌人已经快完蛋了，只要派很少的兵力，四面出击，就会“东无不荡，西无不除，南无不顺，北伐无敢违”，就能全部消灭敌人，就能“寸土皆属天朝”了！

如果冷静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便不难看出：太平军打进南京的时候，号称拥有“百万雄师”。但真正能作战的精锐部队，也只有二十万人左右。当然，太平军人心齐、士气高、胆量壮，作战指挥灵活……而敌军却将帅不和，兵无斗志。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敌人虽然连吃败仗，却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太平军虽然打了许多胜仗，却没有消灭敌人的主力。何况，建都不久，清朝钦差大臣向荣就率领一万多精兵，驻扎在南京城外的孝陵卫，建立了一个“江南大营”。接着，琦善又统率几万清兵，集结在扬州城外，建立了一个“江北大营”。

这两座大营像两只呲牙咧嘴的恶狼，凶狠狠地盯住天京，恨不得扑上去一口吞掉它。

面对这样的形势，当时洪秀全在战略决策上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走过的成功之路：“先定江南，再图进取。”乘敌人打败仗，士气低落时，集中优势兵力摧毁江南与江北两个大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派大将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形成一统局面，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在做好充分准备后，伸出拳头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可是洪秀全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在江南站住脚后，既不发展生产，又不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建都初期，每人每天领米一斤，到后来就减到半斤，甚至减到二两半，最后，只好喝粥了。当军民中出现了投敌和逃跑的情况时，洪秀全只知道贴出告示，劝老百姓不要一喝粥就变心，要像天兄那样，钉在十字架上都不怕。但他这样自欺欺人的说法，什么

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老百姓大失所望，怨声载道，外逃的人日渐增多。

第二种选择是全力北伐：当时清军连遭惨败，人心惶惶，惊慌失措。如果乘机攻打北京，推翻满清的可能性很大。可是洪秀全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胜则骄，骄则惰，没有乘胜追击穷寇，这是严重的战略失策。

第三种也是最坏的一种选择，是分散兵力四面出击：洪秀全等领导人偏偏选了这样的作战方案，把精兵强将不多的太平军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保卫天京，一部分去北伐，一部分去西征。由于兵力分散，战线又长，彼此不能互相支援，只好各自为战。结果，敌众我寡，不但歼灭不了敌人，反而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三万北伐军飞越黄河天险，神出鬼没，风驰电掣地逼近保定、天津，吓得皇亲国戚官绅商民魂都没了，纷纷逃离北京，连咸丰皇帝也打算去热河逃难了。正当敌人末日将要来临的时候，北伐军自己也面临灾难，难以支撑了。原来，他们孤军长途转战，得不到休整，兵员、粮草、弹药、补给都日益困难。

眼看冬天来到了。北国风寒，战士们没有棉衣，冻伤、患病、死亡的人数，一天天增多……

北伐军为了摆脱困境，一面派人回天京求援，一面被迫南撤。

直到第二年的2月4日，洪秀全和杨秀清得知北伐军求援的消息，曾两次派兵增援。但因兵力单薄，都被敌人围攻、阻挡了。

1855年3月7日，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下，负责率领北伐军的林凤祥英勇牺牲了！5月底，北伐军全军覆没。

北伐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驰驱6省，震撼了满清的心脏——北京。后来，洪秀全还特地追封林凤祥为求王，表彰他和将士们的功绩。

西征的情况怎么样呢？洪秀全和杨秀清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西征军，于1853年5月19日，从天京出发沿着长江往西行。6月，占领了安庆，不久，打到了江西。因为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分散，不能狠狠打击敌人。西征军的情况一度很不妙，围攻南昌不克，在湘潭战役中又连打败仗。湘军头目曾国藩杀气腾腾地叫嚣着，要“肃清江南，打到天京去！”

1855年初，曾国藩带兵窜到九江城外。九江是江西、湖北、安徽三省水陆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很重要。洪秀全和杨秀清先后派了罗大纲、石达开和胡以晃等大军去增援，打了几次胜仗，才扭转了战局，形成互有胜败的相持局面。然而，太平军已失去战争的主动

权，整个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清政府的方面发展。

1856年的秋天，天京城风云突变，乌云四起，天昏地暗，一阵阵血雨腥风，向建立不久的天朝，猛烈地袭来！

一场可怕的变乱，终于发生了！

9月1日午夜，夜深人静。当时在江西瑞州一带督师的韦昌辉，悄悄率领了3000多名兵丁，回到了天京城外。当天晚上，在城里行政长官陈承英的接应下，凌晨潜入城中，包围东王府，并占领了通往东王府的所有通道。

开刚蒙蒙亮，韦昌辉一手“举旗”，说是奉洪秀全的命令来除奸；一手“挥刀”，率兵血洗东王府。

东王府除守卫外，其余都是文官和妇女。当时，人们都在睡梦中，来不及组织反抗。

韦昌辉的死党，先杀门卫，后冲进东王卧室，手起刀落，杀了杨秀清。接着，见人就杀，一刀一个。不仅杀了杨秀清的妻妾儿女及亲属，甚至连侍候东王的大小官员，也没留下一个。这场屠杀，总共杀了4000人。

当时，住在东王府附近的老百姓，听见宫里传出来的惨叫声，走出来探望，也都惨遭杀害。

据亲临现场观看的外国人肯尼说：

“东王府，沿路尸骸横陈，踏血而过。”“东王

及其部下文武官吏，人民——男女老少——都在自己的血泊中躺着。有些被长矛刺死，没有一个人能逃命的。”“那天，全城处在最震惊的状态之中，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韦昌辉还拿着杨秀清血淋淋的头，去找洪秀全。要洪秀全公布罪状，悬挂出来示众。

这是韦昌辉一手策划的天京变乱的开始！

当时守卫天京的卫戍部队，有三万多人，都是杨秀清的部属，他们归东殿尚书傅学贤统率。当他们听到东王被害的消息后，满腔愤怒，要为东王杨秀清报仇。

从9月3日起，由傅学贤指挥，向韦昌辉的乱军展开了激战。

开始，韦昌辉的部队人数少，力量单薄招架不住。但秦日纲的军队来支援后，两军转入了相持的状态，双方都有伤亡。

对这场自相残杀的变乱，洪秀全的态度是暧昧而又复杂的。韦昌辉清除杨秀清，原本符合他的愿望；但他不赞成韦昌辉那种凶残的做法。然而他没有直接指挥军队，他满以为傅学贤占有优势，能控制局势。没料到，秦日纲的参战，与韦昌辉成了变乱的联军。这时，他不能不管了。在9月中旬，在天王宫殿前，洪秀全宣布了韦昌辉的罪状，说他杀人太多，应该打

他 400 皮鞭，对秦日纲，也打 400 皮鞭。洪秀全本希望秦日纲悬崖勒马，改正错误，与韦昌辉一刀两断，今后还可以为天国立功。没料到，他没有摆脱韦昌辉的羁绊，反而与韦昌辉一起策划了一个更大的阴谋。

当他俩听说杨秀清的部属，可以去看韦昌辉受刑的消息后，事前设计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圈套：在刑场内，他俩在挨鞭子，但刑场外，有 5000 多个杨秀清的部下，被诱骗解除了武装，关在两间大屋里。韦昌辉事先布置好的乱军，拥进大屋，把他们一一杀个干净。阴险毒辣的韦昌辉，采用卑鄙的手段，誓将杨秀清的部下斩尽杀绝。

一连 3 个月，韦昌辉掀起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凡是吃过杨秀清的饭的妇女儿童，都被带到刑场砍头，连婴儿也不能幸免。

韦昌辉简直成了一条疯狗，杀人不眨眼。天京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闹得腥风血雨，天地变色。

这场大屠杀，估计有 4 万人惨遭杀害。秦淮河，血流成河。无数的尸体，被丢进河内，滚滚流出天京城外……

这些死在韦昌辉屠刀下的中上层官员，大都是忠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精英。他们无辜地被一个钻进来的野心家杀戮了。人们不禁要问：韦昌辉是怎样发迹的，他怎么敢杀杨秀清呢？

韦昌辉是太平天国创始人之一，在金田起义时是有过功劳的。但是，建都天京以后，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可悲，可耻。

他在洪秀全面前，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百般投其所好……

有一次，韦昌辉为了讨好洪秀全，到处贴布告说：“现在，天王坐天下，万国来朝贡。龙凤麒麟也都会来的，谁若收藏，不肯献出来，一定严办！”

当洪秀全、杨秀清和他一起，谈到库存的绸缎不多的时候，洪秀全说：

“我的衣袍足够穿，不用做了。”

“你是万国真主，富有四海，衣袍多，也该做新的呀！”

“衣袍不够，才要多做。既然够穿了，就不必做了。”杨秀清直言说。

“你虽爱君心诚，但却未尽到为臣之道。”韦昌辉令人恶心的拍马溜须，连洪秀全也感到怪不是滋味的。

但总的来说，洪秀全是喜欢别人歌功颂德的，尽管韦昌辉既无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思想品质又不好，但他拍马有功，洪秀全很信任他，把他当作“心腹盟弟”。

可是，韦昌辉为人奸狠，纯属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一次，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妾兄”争住房。杨秀清交韦昌辉处理。韦昌辉为了讨好杨秀清，居然下毒手，杀死他的哥哥，并且五马分尸。

1854年4月，韦昌辉的部下张子朋因争船只，任意殴打水兵，激变水营。杨秀清赶到北王府，杖打韦昌辉。一个部下替韦昌辉忿懣不平，絮絮叨叨说了几句公道话，反遭到韦昌辉的呵责，说：“东王替天行道，处分是公平的，你有什么好怨恨的！”为了讨好杨秀清，他假装生气，把这个心腹爪牙给杀了。

韦昌辉的地位居于杨秀清之后，他屡次受到挫折和羞辱，心里对杨秀清恨得咬牙切齿。但他表面上却装得毕恭毕敬，有时，甚至跪在杨秀清面前，一口一个谢谢，说：

“都亏您教导很好，我原本什么也不懂！”“我们一班弟妹真好，有您的提携，才能成人！”韦昌辉笑里藏刀，嘴巴说得甜甜蜜蜜，骨子里却包藏了祸心。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取代杨秀清。在这方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连满清政府的官员，也看出来，说：“杨韦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吞并的事情发生！”

韦昌辉一直在找机会下手。机会终于来了。8月15日，杨秀清宣布说：“秦日纲和陈承英要叛变。”陈承英听了，感到震惊和不安。他不能坐着等死，窥

伺时机，要和反对杨秀清的势力勾结起来。这时，韦昌辉率兵在江西，接连吃了几个败仗，连他的“黄轿乡伞”都被清兵夺走了。他一直躲在江西，不敢露面。

8月17日，就是杨秀清宣布秦日纲、陈承英叛变的后两天，韦昌辉正想潜回天京发难。他收到了陈承英的一封机密信件，就在回师路上，和秦日纲的部队会合。

这样，韦昌辉想乘机夺权；秦日纲和陈承英想摆脱险境，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了。

在东王府韦昌辉掀起这场大屠杀的时候，他一手“举旗”，说是奉洪秀全的密诏来除奸的。因此，有人指责洪秀全“自毁长城”。

洪秀全真的下过密令吗？

从历史文献中，找不到密诏和有关证据。

但洪秀全想除掉杨秀清的想法是有的，否则，韦昌辉怎么胆敢在天王的眼皮子底下，大动干戈，毁掉“长城”呢？

要想解开这个谜，就得从建都后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说起。

有些老百姓，常把太平天国革命，叫做“洪杨革命”。这两位主要的革命领袖之间的关系，在建都前后是很微妙、复杂的。

洪秀全是天命“真主”，宗教地位仅次于天父皇

上帝和天兄耶稣。杨秀清有“代天父传话”的特殊身份，又是太平天国军民共同信仰的一位“真神”。他的宗教地位，既低于洪秀全，又凌驾于洪秀全之上。

从政治地位来看，一个是“天王”，一个是“东王”，或叫“九千岁”。洪杨是君臣关系，重大的决策，都要由东王呈报天王批准后，才能执行。但这种君臣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当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传话的时候，他的权力最大，可以召天王来“东王府”，可以任意鞭打天王。他甚至可以假借天父的名义，掌握天国最高指挥权和决策权。

当时，有一位文人，曾戏谑地说：“东西王府，互相抗衡。真不知谁是君来，谁是臣啊！”

这种你领导我，我也领导你；你服从我，我也要服从你；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复杂关系，正是洪秀全与杨秀清矛盾的根源。

洪杨的这种矛盾与冲突，在没有建都以前还不很尖锐，因为那时清朝这个大敌当前，迫使他们互相忍让和共同对敌。但在建都以后，洪秀全处处想建立洪氏天下，树立自己独尊的皇权时，矛盾就日益加深。

这方面有个典型事件：

1853年12月24日，这一天，杨秀清借替天父传话的名义，把洪秀全叫到东王府，于是演出了一场杖打天王的劝谏的戏剧。

“你性子烈，苛待女官，误杀女官，得认错才行。”杨秀清高坐在堂上，假传天父的话说。

“我认错、认错。”洪秀全跪在地上，认错求饶。许多官员都跪在地上，替洪秀全苦苦哀求。

“打他40板！”杨秀清冷峻地说。

“‘天父’开恩，‘天父’开恩呀！”洪秀全一边挨打，一边说：“小子遵旨。”

接着，杨秀清劝谏说：“对人要气量大。女官若有过失，求您开恩，交给我去查办……”“要好好教导幼主……”

“感谢东王的奏谏，说得有道理。”洪秀全还称赞杨秀清说：

“真是一个‘骨鲠之臣’啊！”

洪秀全嘴上说得好听，心里却在狠狠地咒骂。他恨杨秀清妄自尊大，公开与自己唱对台戏，难以容忍。为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怨恨，他曾经写诗说：

“这个又冲，那个又冲，尔主(我)那得(能)安乐在宫中？这个不然，那个不然，尔主那得安乐在高天？这个又赦，那个又赦，尔主那得安乐管天下？这个又饶，那个又饶，尔主安得乐坐天朝？”

从杨秀清方面来说，在太平天国的初期，他还比较自觉注意维护洪秀全的威信，服从领导。洪秀全才把“一国之事，概交与他”。建都天京以后，杨秀清的

思想也变了，也想当皇帝，称万岁。他满脸骄容，一身傲气。他自恃功劳大，对洪秀全傲慢无礼，想凌驾在天王之上；对下属专横跋扈，滥施权威。

一天，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把天王召到东王府。用天父的口吻责问：

“你与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功劳大，怎么只称九千岁呢？”

“东王打江山，当然也该称万岁。”洪秀全跪着回答。

杨秀清这样公开逼迫洪秀全封他万岁，使两人潜伏的矛盾，激化起来了。

洪秀全似乎感到自己的权位，受到了损害和威胁，常常惴惴不安。

一个要死保皇位，惟我独尊；一个要自揽大权，争权位。洪秀全和杨秀清的权力之争，已经发展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了！

尽管这样，当时洪秀全还没有发展到非杀杨秀清不可的地步。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并捕杀东党的时候，洪秀全曾指责韦昌辉说：

“我并不想杀他。你杀了他，也就算了。何必杀他的部下呢？”

这些话，表达了洪秀全对韦昌辉杀杨秀清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情。

韦昌辉正是在看出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之后，才敢下手的。

然而，太平天国领导层的自相残杀，并没有到此结束。洪秀全对韦昌辉明斥暗纵的错误态度，使得局面更加不好收拾。

1856年10月，翼王石达开在湖北武昌前线听到天京变乱的消息后，急忙赶回天京。他出于一片好心，想排除内部斗争，免杀无辜。

一天，石达开见到了韦昌辉和秦日纲。

“你们杀了东王和他的主要将领，难道还不满足吗？”石达开指责韦昌辉说，“为什么还要杀这么多的弟兄呀！”

“你是贼！”韦昌辉杀气腾腾，破口大骂。

对骂一阵以后，石达开说：

“既然你们已走到了这个地步，我就不管了！”

当晚，石达开率领部队出城去了。假如那天他不出走，也会被杀头的。

这时候，韦昌辉把石达开看成自己独揽大权的障碍。他杀人都杀红了眼，下决心要干掉石达开。

石达开早料到，韦昌辉会对他下毒手，当晚出城后，就去安庆了。

晚上，翼王府的上空，乌云密布。一场灾难将要降临。果然，韦昌辉派兵来包围了。于是石达开的妻

妾、儿女和下属，都成了替罪羊，统统被杀光了！

韦昌辉一不做，二不休。他以洪秀全的名义，贴通缉令，通缉石达开，说：“献出石达开人头的，有重赏。”还说：“翼贼谋反……谁能抓获他，封为丞相，赏黄金六百两。”

为了斩尽杀绝，韦昌辉派秦日纲率大军，追击石达开。这时候，石达开从湖南调集了4万人，正准备讨伐韦昌辉。他呈请洪秀全，以“肃清君侧”为名，要求杀掉韦昌辉和他的同谋秦日纲、陈承英。

秦日纲看到天京城外的太平军，都同情并支持石达开。石达开的军队比自己的兵力，要强大得多。这时候，他才感到事情不妙了。为了“将功赎罪”，他率领军队去攻打长江南岸的清兵，希望能得到石达开的谅解。

洪秀全对石达开的请求，开始没有答应。后来，韦昌辉变得越来越专横，越来越疯狂。他狗急跳墙，撕掉“拥护天王”的假面具，竟派兵来围困天王府了。

黄昏的时候，韦昌辉率领的3000人马，在天王府前叫嚣：

“再不交出石达开，就放火烧！”

韦昌辉明明知道石达开不在天王府，他的狰狞面目和野心，全都赤裸裸暴露出来了。过去，韦昌辉杀杨秀清，悬赏捉拿石达开，全是打着天王的旗号。现

在，什么“密诏”，什么“悬赏令”，统统见鬼去吧，再也没人相信他的鬼话了。

当人民擦亮眼睛，看清韦昌辉的真面目时，个个怒火满腔。就连他所率领的军队，也觉醒过来，对他很不满。

突然，天王府的卫队，打着翼王的旗号，冲了出来。本来思想就混乱的叛乱部队，一见翼王的旗号，都吓得七零八落地跑散了。

这时，洪秀全下命令捉拿韦昌辉，并声明对他的部下，一个也不追究。于是，韦昌辉的 3000 部队，纷纷投降。无恶不作的韦昌辉，末日终于来临了！当他化装想逃出天京的时候，被守城的太平军发觉了，大叫：

“快来捉北贼呀，来捉北贼呀！”

四面八方的人都围了上来。人们活捉了韦昌辉，把他五花大绑地捆起来，押送到洪秀全面前。

“把他的肉，一块块割下来。”洪秀全满腔愤怒地说：“悬挂在城中，写明：‘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

洪秀全还下命令：把韦昌辉的头割下来，派人送给石达开。并贬称韦昌辉为“北孽”。

与此同时，洪秀全召秦日纲回京，并把他杀了。

历史对韦昌辉作出了严正的裁判，他成了被人唾

弃的千古罪人。

洪秀全邀请石达开回京辅助他工作。1856年11月底，石达开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这时，除洪秀全外，太平天国前期的诸王，都死了，就只剩下一个石达开。他这时才只有25岁，在军民中，威望很高，大家推他出来理政务。洪秀全也让他出任首辅，主持全国的军政。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政治人才。他“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当他刚回到天京的时候，满朝文武，都很高兴，口口声声地叫他“义王”。原来，大家喜欢他的义气，都叫他“义王石”呢！

经过天京变乱，太平天国在政治上需要稳定。在全体军民心目中，石达开是惟一可以起稳定作用的人。

但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掌权，很不放心。他在“洪”家最可靠的皇权思想支配下，生怕大权旁落，重演天京变乱的悲剧。石达开回京辅政的半年中，洪秀全居然封自己的两个哥哥做王。他封大哥洪仁发为安王；封二哥洪仁达为福王。并让他俩参预朝政。这俩人从未参加过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既无功劳，又无才能。把他俩一下子提起来封王，当然不服人心。那些出生入死、血战多年的将领，更是不服气。

不过石达开是个聪明人，他一眼就看出了这种安

排，是出自洪秀全对他的不信任。于是，不由自主地从内心产生了一种反感。石达开能文能武，是从实践中闯出来的英雄。他哪里看得起庸庸碌碌的洪仁发和洪仁达呢？和他们平起平坐在一起参政议事，石达开是接受不了的。何况，这两位王兄，很不识趣，自认为靠山硬，不懂装懂，指手划脚。石达开很鄙视他们，对他们也就没有好的脸色。

这样，石达开便和安王和福王结了怨。石达开害怕洪氏集团，有朝一日会谋害他。于是，他选择了一条脱离太平天国，独自抗清的道路。

1857年5月底，石达开从天京出走后，沿途贴出宣言书。宣言书写得冠冕堂皇，说他是“一片赤心”，反而遭到“重重生疑忌”，将会受到谋害，出走是出于不得已等等。他的宣言，得到了广大将士的同情和支持。顿时，太平军的将官和士兵，纷纷跟着他走。估计，被他带走的官兵总数在20万人以上。

石达开带兵出走，放弃了太平天国经营了多年的安徽、江西的战略要地，把军队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不受天国的约束，不顾天国的安危。他这种分裂活动，严重破坏了太平天国的武装和军队。

洪秀全等领导下的太平天国运动，像是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可是，一刹那间，变乱的乌云四起，红日被蒙上了阴影。天国的命运，也开始从兴旺走向没落。

经过天京变乱这样一场大浩劫、大灾难、大分裂以后，太平天国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由进攻转向防御，由蓬勃发展走向衰败。

变乱引起了信仰危机，使得民心涣散。听一听当时流传的民谣吧！

“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经过这次变乱，洪秀全头脑有些清醒，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于是采取了一些弥补措施。例如，把杨秀清被害的日子，规定为《天历》中的重大纪念日：“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忘些。”他还把第五个儿子，过继给东王，封为幼东王。对被害的东王部下，都一一褒恤。他想借这些来挽救宗教信仰危机。

变乱在政治上造成的危机，也相当突出。太平天国再也找不到像杨秀清和石达开那样有威望，有魄力，文武双全的人了。洪秀全本想大权独揽，一人统管军政。但是，他长期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教主生活，使得他没有处理军政大事的魄力和能力。加上，他加封的那两个哥哥贪赃枉法，仗势欺人，把天国的政治，闹得乌烟瘴气。这一切，就连清头目曾国藩都看出来，他说：“太平天国大有众叛亲离之势。”

“韦石变乱”以后，太平天国的骨干力量和精锐部队，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造成“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恶果，大伤革命的元气。难怪曾国藩拍手称快，说：“内乱后，贼的势力大衰了！”“攻下金陵（天京）的日子，不远了！”

变乱之前，西征军屡打胜仗，占领了江西、安徽等省的广大地区。曾国藩被打得连吃败仗，吓得像乌龟一样，缩在南昌城里，惊魂落魄。可是，眼看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发生了天京变乱，西征军不得不停止进攻，使面临绝境的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他们重新调整部署，向太平军猖狂地进行反扑。

驻守江西和安徽的守军，纷纷朝天朝求援，洪秀全已无力调拨援军。因为，石达开不听他的，反带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远走高飞了！

顿时，太平军控制下的广大地区，纷纷沦陷，镇江、九江、吉安等战略据点先后失守。太平天国前期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一一断送了。

变乱，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外伤，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葬送了。

一些将领长吁短叹，说：“这都是洪秀全自己惹出来的啊！”

第七章 反帝斗争

19 世纪初，外国资产阶级把鸦片(又叫“阿芙蓉”，俗称“大烟”，是一种毒品)贩到中国来卖，不仅摧残人民身体，而且还败坏了社会道德，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灾难。

人民把洋鬼子和鸦片贩子看做“毒蛇”和“恶鬼”；把鸦片烟馆叫做“人间鬼域”；把抽大烟的叫做“烟鬼”；对洋鬼子、鸦片贩子、烟馆都恨之入骨。

广州，是最早遭受外国鸦片毒害的地方。洪秀全出生在广州附近，故对大烟的毒害体会最深。他在酝酿太平天国运动的初期，就深恶痛绝地咒骂满清朝廷花了许多金银去买烟土，害国害民。

有一次，他和洪仁发谈起外来侵略者时，曾愤怒地说：“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是天父皇上帝主宰的，怎能相斗、相杀呢？”他还说：“……各自保管自己的产业，而不要侵害别人……”

“只有严禁贩卖、抽吸鸦片，才救得了人民！”洪秀全曾经大声疾呼。

但外国侵略者之所以要输出鸦片，是想用它来麻醉中国人民。

洪秀全是最早被惊醒的中国人之一。他的反清思

想与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思想，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金田起义后，他就颁布了非常严厉的军纪，把买卖鸦片和抽鸦片的，都看成是“犯天条”、“变怪”，一律斩首。当太平军东出江口时，有一个拜上帝教徒偷偷地抽鸦片烟，被察觉后，洪秀全下令把他杀了。太平军回师金田，洪秀全在莫村，又下命令将吸鸦片和临阵退缩的黄以镇杀了。他教育官兵要“遵天诫”，否则“罪难容”。

在胜利进军中，太平军所到的地方，遇到烟馆就捣毁，并没收烟土和烟具……

从 1851 年金田起义到 1853 年定都天京，洪秀全所发布的文件和命令，虽然没有提出反对外国侵略的口号。但是，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一贯坚决禁止鸦片贸易，这本身就具有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性质。

定都天京以后，在洪秀全严禁鸦片的思想指导下，太平天国的各级官吏都严厉禁止鸦片。由于禁烟的效果显著，使得当时最大的鸦片商行——英国上海怡和洋行，生意冷落，大批的鸦片卖不出去，烟价猛跌，外商叫苦不迭。一些访问过天京的外国人都很惊讶，认为这里和满清政府大不一样，满清政府禁烟是明禁暗不禁，而太平天国却非把烟禁绝不可。

外国侵略者对洪秀全禁烟的行动十分恐惧，他们担心洪秀全一旦革命成功，会废除鸦片贸易。所以对

太平天国抱着敌视的态度。

鉴于满清政府摇摇欲坠，太平天国大有一统全国的势头，外国列强只好采取中立的政策，持观望态度。

在此期间，外国侵略者一直在窥伺事态的发展。为了摸清太平天国的情况，为了试探洪秀全的对外政策，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了“神秘”的天京。

1853年4月，英国全权专使香港总督文翰、法国公使蒲步龙、美国公使麦莲、英国新任驻华大使约翰·包令及英国专使额尔金等，都先后来天京访问。

洪秀全对外国和外国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洋兄弟”到“洋鬼子”的发展过程。起初，他把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都看成同信一个宗教的“兄弟”。

1858年，英国专使额尔金以《天津条约》为借口，率领军舰闯入长江，炮轰太平军占领的天京和安庆。洪秀全被宗教蒙住了眼睛，认为都是“同拜上帝”的，居然亲热地称外国侵略者为“洋兄弟”。他还天真地以为“洋兄弟”是出于误会，才这样做的。于是，立即给额尔金写了一封信，信中一口一个兄弟，说：“兄弟团圆莫疑狐。”并表示要和他们“普天同唱太平歌”。

1860年美国牧师罗孝全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天京。洪秀全热情地接待他，并把他作为贵宾，下榻在天王

府。

这位自命为洪秀全的“宗教师”，真是来传播福音吗？

洪秀全对罗孝全一向很尊重。这次在天京重逢，格外高兴。他封罗孝全为接天义和通事官领袖，协助处理外交事务。

但是，两人一经交谈，便发现话不投机，对宗教的看法，简直是水火不相容。由此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

“上帝、基督和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罗孝全俨然是宗教大师的口气说。

“不，”洪秀全马上纠正说，“天父是我的父亲，耶稣是我的哥哥，我们都是同一个母亲……”说着，说着，他讲起神话来了：“我上过天堂。”

“真是瞎扯蛋！”罗孝全心里这样想，又说不出口。他争辩着说：“教会只有一个首领，那就是救世主基督。”

“不，”洪秀全马上接口道：“有四个首领，那就是天父、天兄耶稣、幼主和我……”

两人的辩论，终于“崩”了。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罗孝全这次来天京，本想通过宗教关系，对洪秀全施加影响，以使洪秀全听从他的摆布。而洪秀全也未免过于天真，还指望罗孝全接受拜上帝会的教

义后，帮他去国外传教哩！

辩论中由于洪秀全坚持自己的看法，毫不妥协，罗孝全感到很恼火。他只好说声“拜拜”，灰溜溜地走了。

在这两年中，来天京传教的传教士，就有 12 人次之多。

外国侵略者，希望通过宗教活动，按基督教的面貌来改变拜上帝会，使太平天国陷入殖民地的泥潭。但是，他们碰到这样一位“固执”的天王，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1859 年 4 月，洪仁发从香港回来了，他见识广，了解世界的大形势，也知道强国富强的原因。洪秀全重用他，任命他“总理朝纲”。洪仁发很有才干，他“总理朝纲”后，在外交关系方面，有很大的改进。在这之前，洪秀全没有自己的外交机构和人员，连国际上交往的礼仪、惯例都不懂。由于受了历代封建王朝惟我独尊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他把自己看成是统治万邦的天朝，把外国看成是“蛮夷藩属”，要外国使臣像臣子那样“跪拜”和“朝贡”。

洪仁发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有了固定的外交人员，办理外交事务。与外宾交往时，改掉了过去那种“夜郎自大”的口气。在《资政新篇》中，洪仁发还明文规定了一些外交政策。如，主张与外国通商，

但不允许外国商人随便进入内地；主张同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但对外国进口之烟，不准过关等等。

这期间，满清政府与列强已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外国侵略者扯掉了“中立”的假面具，对太平天国进行外交讹诈和武力恫吓。洪秀全本着友好亲善、和睦外交的愿望，作了一些妥协和让步。

1861年2月，根据《天津条约》，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参赞巴夏礼无理地提出：英国兵船，可以在南京、九江、汉口、镇江等地停泊；取得在长江通航、通商的权利……对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条款，太平天国也都答应下来了。

3月，巴夏礼出面阻挠太平天国攻打汉口。使太平军第二次西征的作战计划泡了汤。

4月，何伯、巴夏礼进一步威胁说：“假若太平军攻打上海，就出兵迎击……”

洪秀全希望能和外国保持友好亲善的关系，答应一年之内决不进攻上海。在《中西一体众臣庶选民知之》一文中，洪秀全强调：“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

可是，外国侵略者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明目张胆地欺侮人。

6月，英法联军得寸进尺，联合提出警告：阻止

太平军攻打宁波。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洪秀全及太平天国一些领导人，这才觉察到：洋人在帮助满清政府对付天朝了！于是，对侵略者的蛮横无理要求进行了斗争。11月，太平天国将领黄呈忠、范汝增对英、法侵略者发出严正声明，说：“打宁波，是为了消灭清妖。”“打下宁波后，决不损害贵国人员的生命财产。”“希望外国与本军保持友善，互不侵犯。”

12月，太平军攻下了宁波。

1861年冬的一天，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和参赞巴夏礼来到天京，要求洪秀全接见。

他俩是代表英国政府来的，见了洪秀全以后，开门见山地表示：

“愿意帮助你们推翻满清。”

“这是真的吗？”洪秀全沉思着，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过，”俩人狡黠地瞟了洪秀全一眼后，说：“条件是平分中国。”

“平分土地？”洪秀全听了感到震惊。

他毕竟是一位卓越的爱国者，当然不会“引鬼入帮”，当面严正地拒绝了。

两位使者见利诱不上，就威胁说：“你的兵虽然很多，但不如洋兵厉害，我们拥有新式武器。”

对洋枪洋炮和火舟的厉害，洪秀全并不是不知道。满清政府就因为害怕洋人的武器，才签订卖国条约的。

然而，洪秀全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民族自尊心很强。他哪能靠出卖领土来求外国人帮他打天下呢？！

在强暴面前，他横下心来：为了领土完整，决不干卖国的勾当；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满清。

他这种高尚的爱国精神，与满清政府勾结洋人来镇压太平军“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行为，正好成鲜明的对比。

两位洋使者枉费心机，什么也没有捞到，沮丧地回去了。他们难道一点都不知道洪秀全的脾气吗，干吗这样自讨没趣呢？

前面已提到过，他们来此并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国家。

那么，英国政府为什么要派人来提这样的要求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外反动势力还没有完全勾结起来。大沽口一仗，打得英军惨败。英国国内，有人鼓吹政府与太平天国联合起来，报复满清政府。英国政府也很想利用太平天国的力量，来帮他打击满清，出一口气。

这时，太平天国在浦口、三河打了大胜仗，踏平了江南大营，大有席卷江南，占领上海的架势。外国

侵略者，看风转舵，幻想笼络洪秀全，等他一旦推翻满清后，好从中捞点好处。

再说，眼看太平军就要占领上海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兵力不足，害怕太平军来了会侵犯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想通过谈判，来个缓兵之计。

当利诱威逼等阴谋都不能得逞后，外国侵略者就挥舞起屠刀，赤膊上阵，公开和太平天国为敌了！

1861年后，李秀成提出了“一得杭州，即围上海”的作战口号。满清政府人心惶惶。上海，是满清政府海关税收的主要商埠，又是外国侵略势力的据点。他们谁都不愿意丢失这块“宝地”。这时，北京经过宫廷政变后，确定了“借洋兵助剿”（即借用外来侵略者的力量，来消灭太平军）的政策。

李鸿章建立了一支6000多人的淮军，准备开到上海。但不管是从陆路走，还是从水路走，都必定要经过太平军的管辖地区，那将会遭到袭击。于是，满清政府向英国领事馆要求：派商船协助运兵；派军舰护航。并给外国侵略者白银18万两。这样，李鸿章的6000名淮军，躲在英船中来到了上海。

李鸿章在上海和洋人打交道，连遭侮辱，受了不少窝囊气，就找他的老师曾国藩诉苦。

曾国藩听了，奸笑着。他对李鸿章“叽叽咕咕”说教了一顿，给了他一个“锦囊妙计”：尽量多给他们

(外来侵略者)一些钱。他们骂骂咧咧什么的，你只假装糊涂好了。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在这段时间里，满清与列强勾勾搭搭，他们组成了强大的反革命势力，恶狠狠地朝着太平军袭来。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兵攻打上海。太平军约有四五万人，在三天内，打得清兵四处逃窜。但是，当太平军逼近吴淞的时候，法国船只上的洋枪洋炮突然向太平军开火了。本来，李秀成的铁拳头，对付清兵是绰绰有余的。万万没有料到：外国侵略者，竟会出面袭击。这一回，太平军伤亡重大，被阻在高桥。

原来满清政府和英国组成了一个“中外会防局”共同镇压中国革命。2月下旬，华尔与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和法国水师提督卜罗德，各自率军(炮船10多只)，向高桥的太平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太平军经不起洋枪洋炮的“连环轰击”，牺牲了不少将士，被迫退出了高桥。

4月4日，七宝一战，英、法、美、俄几个主要的列强，都公开参战了。他们出动了大小车炮和洋兵4000名。太平军在七宝王家寺、龙珠庵的10多座军营，先后都被炮弹打毁。但太平军杀敌英勇，用落后的武器还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不少，就连英国侵略军的头子何伯，也被子弹打中了右腿。

仗着武器的精锐，外来侵略军打了几个胜仗，把

太平军撵出了七宝。并控制了嘉定与青浦，接着便要扑向太仓、昆山。

李秀成从苏州赶到太仓，亲自指挥作战。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决定采用“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打法。敌人武器好，气势汹汹，但打仗为的是个人发财，贪生怕死。太平军武器差，但队伍素质好，只要一往直前，敢于与敌人打近战，是能够打胜的。

李秀成亲临战场，大大激励了太平军的士气。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攻破清营 30 多座，缴获大量的洋炮洋枪，消灭洋兵 2000 多名……给了侵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

1862 年 6 月中旬，李秀成率军乘胜逼近上海近郊，对徐家汇、红桥、法华镇等据点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洋人胆战心惊，担心上海和松江就要攻破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天京遭到了湘军的围困。洪秀全下令调李秀成率军回京援救。太平军撤回天京救援后，外国侵略军和清军，乘着留守的太平军不多，发动了攻势。

1862 年秋天，英、法军队包围了嘉定城的三面城门。守城的太平军，仅有五六千人。他们寡不敌众，又没有洋枪大炮，只能手拿竹矛与敌奋战。

英法联军动用 30 门大炮，集中火力猛攻，太平军伤亡了好几百人，不得不弃城转移。

这时候，由 130 人组成的一支太平军小队，他们

大多数还是少年，为了掩护战友们安全撤退，不怕牺牲，在枪林弹雨下，一直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英国人伶俐特为此写了一个片段：“我的一个友人，曾亲眼看见三个小家伙，每人拿着一杆小火绳枪，冒着英法联军打过来的大炮弹，一直冲到前面，用他们那小小的武器，对着敌人开火。他们因为人小达不到枪眼，所以，一直在等待着英法联军的 32 磅炮弹，打开一个洞口，以便利用这个洞口射击……可是，他们终于全被杀死了。当我的友人绕过城墙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尸体，紧紧地靠在一起被坍塌的一大堆石块压碎了！”

从 1863 年至 1864 年上半年，太平军在江浙战场上和外国侵略者拼搏。戈登率兵攻打常州城的时候，陈坤书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拼死抵抗。

戈登与清军合作，分别向两个城墙的缺口攻打，太平军奋不顾身，拚命抵挡。戈登的大炮队用榴弹和铁筒炮扫射，都不起作用。第一批守城墙缺口的太平军，被炮火扫光了，第二批太平军，又立刻补了上来……这次常胜军损失很大。太平军为了坚守阵地，宁肯粉骨碎身。“宁可拼掉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

就连戈登也深深感叹地说：“常州太平军，是一支最能拼死作战的队伍。”

城被攻破以后，陈坤书被俘。但他站在李鸿章面

前，昂然直立，拒不投降。并愤慨地说：“不是戈登帮你打仗，你别想夺走城池！”

李鸿章听了又气又恼，把陈坤书残酷地杀害了。

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中，传颂着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那种血战到底，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第八章 力挽狂澜

1857年下半年，秋风四起，落叶飘零，给人一种萧条和惆怅的感觉。

随着而来的是严冬，北风传来一个又一个坏消息：天京周围的重城要地——溧水、句容、瑞州、湖口都先后失守。九江成了一个孤城，虎将林启容等苦苦坚守了几个月，天京竟派不出援兵来。12月27日，天京的门户镇江、瓜州同时失守，清朝重建的江南大营，用十万大兵包围了天京。

各地告急，天京告急！军事危机四伏。咸丰皇帝乐得手舞足蹈，说：“乘敌人内乱，消灭他！”

曾国藩也叫喊着：

“快把他们肃清、肃清。”

太平军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将领当中，不断有人叛变。

在这内外交困的日子里，洪秀全独自在深宫愁眉不展，忧郁、焦灼……他整理了一下由胜利冲昏的头脑，和变乱带来的困扰思绪，决心扭转危机，重振大业。他想：当前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应该是重建天朝的领导核心。

经过一番考虑和准备之后，洪秀全任命蒙得恩为

正掌率——“掌握重权，总理国事”，选拔善于带兵作战的陈玉成、李秀成担任又正掌率和副掌率。第二年，洪秀全又恢复了五军主将制度，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

蒙得恩原是洪秀全贴身的“御林侍卫”，负责为太平天国的领导选妃子。他对洪氏集团阿谀奉迎，是洪秀全的宠臣。这个人缺乏政治、战争的实际领导经验，一下子把他提到像杨秀清那样重要的地位，这反映出洪秀全任人惟亲的偏见，真叫人哭笑不得，就连老将们也很不服气。

但是，在危难的时候，洪秀全能把陈玉成、李秀成与李世贤等早期参加起义，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年轻将领，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能够释前嫌，团结杨秀清和韦昌辉剩下的部属，如起用天朝虎将杨辅清和韦志俊等，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进步。

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贪污无能，民愤很大。洪秀全迫不得已，革除了他们的王爵。

新的领导核心的建立，对挽救危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已经涣散了的军心、民心，又重新有了凝聚力。那眼看就要瘫痪的天朝，又绝路逢生了！

1858年，曾国藩洋洋得意，认为这一年是胜利年。他叫嚷着：要彻底粉碎太平天国。

他未免高兴得过早了一些。太平军会给他苦头尝的。

陈玉成和李秀成，被洪秀全委以军事重任——有权指挥作战，发挥聪明才智。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打几个漂亮的大胜仗，重振军威。

8月，李秀成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各将领都同意先攻破敌人的“江北大营”，并表决心，宣誓说：“要一心一德！”

洪秀全听后喜形于色，表示完全赞成这个作战方案。于是，陈玉成与李秀成就各率一支主力军，直下滁州。两军在乌衣会师，在乌衣和清军血战一场，打得清兵大败。太平军乘胜追击敌人，一直追到浦口，打死了敌人一万多人。

清军修筑堡垒，挖掘壕沟，经营了多年的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从此，天京北面的威胁被解除了。

正当太平军集中全力对付江北大营的时候，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和悍将李续宾率领湘军袭击太平军后路，一连攻下太湖、桐城、舒城等地，并杀气腾腾地向安庆与庐州之间的三河镇发起了猛攻。

三河守将吴定规，一面沉着应战，一面向陈玉成告急。这时，陈玉成已经攻克了江苏六合，他得到告急的消息后，马上请示洪秀全，并要求派兵前往援救。

洪秀全当机立断，立即批准了。

这一次，吴如孝会同捻军自庐州南下，切断了李续宾和舒城清军的联系。

三河镇一仗，打得相当激烈。开始，太平军失利，但他们败不馁，英勇奋战。结果，转败为胜。李续宾畏罪自杀了。这一次，一共消灭了清兵 6000 多人，曾国华等文武官员 400 多人，统统被杀了。

太平军收复了桐城。围困安庆的清军，吓得落魄失魄，狼狈逃命。

三河镇一仗，湘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曾国藩悲伤万分。

“打败了，伤了元气呀！”

“局势不好，士气下降了！”

曾国藩无奈地发出了一声又一声的叹息。

浦口、三河镇的两大胜仗，使得风浪叠起的 1858 年，变成了扭转局势的一年。曾国藩曾经叫嚣的“胜利年”——妄想在一周内消灭太平天国的美梦，被粉碎了！

在变乱之后，洪秀全及时总结了经验，使太平军上下团结一致，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击敌人的侵犯，鼓舞了士气，安定了人心。

这一年，洪秀全发表了《醒世文》，他号召说：“同心合力，消灭妖精。”他一再表示，一定要实现

“一统山河乐太平”的理想。

严冬过去了，春神悄悄地回到了大地。紫金山爬满了绿色……

正在这个时候，洪仁发从香港回来了。

洪仁发是洪秀全的族弟，是拜上帝教的第一批受洗者，曾参加过洪秀全密谋发动起义的活动。金田起义后，他从广东奔向广西，在路上受阻，没能赶上起义队伍。因清政府追查严厉，他不得不去香港躲避。

久别重逢，洪秀全见了族弟格外高兴。他紧握洪仁发的手，激动地说：“你来得正好，帮帮我吧。”

不久，洪秀全就封洪仁发为军师，号为干王，并由他主持朝政。洪秀全对洪仁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将领的不满，他们对洪仁发一来就封王当政，很不服气。对此，洪秀全也感到很为难。经过一番思考以后，洪秀全决定平衡一下人心，改变他杀东王、北王之后“永不封王”的决定。他先后加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这样，干王、英王和忠王三人，就成了太平天国后期支撑王朝大厦的三根擎天柱。

洪仁发在香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学识渊博，很有抱负。他怀着建设一个新国家的目的，写了《资政新篇》，提出一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主张，极大地丰富了洪秀全的思想。洪秀全审阅后，批准颁行。

《资政新篇》共分4部分。强调要建立“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的“新天新地新世界”，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改革：

1. 加强中央领导权，反对“结盟联党”，搞宗派，闹分裂；

2. 提倡移风易俗，革除缠脚、养鸟斗蟀、金玉粉饰等腐败风气；

3. 提出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改革和独立平等的外交原则；

4. 确立新的刑法制度，强调以教育为主。对顽固不改的才用刑。

第三项的内容最多。洪秀全对这一项似乎特别感兴趣。如，制造火车、轮船，修筑铁路、公路，疏通河道，发展交通事业。允许私人办银行，发行纸币。搞机器制造、开矿产、设邮亭、奖励技术发明、开医院……设立省的税收机关……成立办理教育机构，严禁鸦片、酗酒、贩卖人口、溺婴，革除封建迷信等等。洪秀全看完以后，挥笔批示：“此策很好。”或写一个“是”字，表示赞同。

但是，洪秀全对有些内容却表示不同意。如，他不同意发行新闻报纸和设暗柜(意见箱)。理由是还不具备条件，待革命胜利以后再说。

关于“勿杀”的建议，洪秀全坚决反对，说：

“ 斩邪留正 ！”

“ 杀妖 ！”

此外，洪仁发还提出了关于调整天历、改革天国原有考试制度等建议。

《资政新篇》是一个富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纲领。主张像欧美各国那样，先富起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替代封建所有制，用社会大生产方式，来代替旧的封建生产方式... ..这就是洪仁发设计出来的美好蓝图。

尽管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后来并没有努力去实现这个纲领，但是，洪秀全、洪仁发不愧为有时代远大眼光的人物，他们首次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革新纲领，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1860年1月，李秀成眼看清朝的“江南大营”在天京的西面、南面和东面，对天京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心里很不安宁。

从当时敌我双方条件来看，重兵压境，太平军要想从正面强攻，很难突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李秀成终于想出了一个攻打方案，并找洪仁发商量。

“这一招真绝。”洪仁发点头称赞说：“这才是聪明的打法。”

李秀成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先派兵去袭击

敌军薄弱的浙江等地，引诱江南大营派兵去增援。这时，太平军火速回师天京，集中优势兵力，攻下江南大营。

开始，洪秀全对这个作战方案，很不理解，拒不批准。李秀成和他争论，反被他“训”了一通。

“长期困守天京，是很危险的。”经过李秀成一再劝说，洪秀全才恍然大悟，批准了作战方案。他同时下命令，要陈玉成和杨辅清等将领，密切配合作战。

1月底，李秀成先去芜湖召集军队，然后率兵攻打杭州。当杭州城被攻破后的第四天，江南大营派来了几万名援兵。嘻，敌人中计了！李秀成立即率军退出杭州，并由小路赶回天京。

这时，留在江南大营的兵勇不到4万人。

4月初，太平军出兵神速，大军云集在天京附近。杨辅清、刘官芳、李世贤和陈玉成、吴如孝、刘琳等都率兵前来参加会战。

5月2日，第二次大破江南大营的战役打响了！

第一天打下来，敌人伤亡惨重。从这天夜间开始，一连几天风雨交加，有时还下着冰雹。太平军英勇杀敌，冒雨作战。清兵又冷又饿，吃不了这份苦，很多人带枪投降，或弃枪逃命去了。

5月5日，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江南大营全部瘫痪了！

晚上，二更时分，传来“隆、隆”的枪炮声。太平军攻打孝陵卫街口营盘。蓦然，钟山四周大火蔓延，清军总理营务处副将衔参将广霖一看，大势不好，吓得去叫大帅，哪知道大帅还酣睡未醒哩！

等把大帅叫醒后，他踉跄逃命，一路泥泞，狼狈不堪……

张国 与和春同时逃出。逃到丹阳，后面的追兵来了，张国 惊慌失措，连人带马掉进水里，活活被淹死了。和春听到副帅张国 死了，也在浒墅关上吊自杀。

这样，围困天京多年的江南大营，彻底覆灭了。太平军打了胜仗，军威大振，一度风雨飘摇的局势，也稳定下来了。

1860年的初夏，秦淮河洒满了阳光，水波粼粼。紫金山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充满了生机。天京城的军民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5月11日，洪秀全在天王府主持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

面对众将领，洪秀全频频颌首，他要求大家献计献策，以便确定下一步的军事部署。

“要集中兵力，去攻打苏、常，去占领长江下游的富裕地方。”侍王李世贤的话音刚落，李秀成说：

“要去西线作战……在天京上游和湘军打，巩固

天京的门户。”

洪仁发一边听，一边沉思：两种意见，各有得失。他综合二者的长处，提出了“先东进，后西上”的作战方案，说：“……天京东距苏、杭、上海等地不远……待取得这些地方之后，买 20 个火轮，沿长江而上，发兵一支，由南向江西挺进；发兵一支，由北进入蕲、黄，合取湖北。这样，长江两岸都归我们了……”

洪秀全全神贯注地听着。然后，他抿一抿嘴唇，微笑着说：“朕批准了，发兵吧！”

他下命令，限李秀成在一个月之内打下苏、常。李秀成率大军东进，先攻下丹阳，像秋风扫残叶一样，席卷了常州、无锡、苏州、嘉兴、青浦、松江等城镇。前锋已到达上海的近郊。短时间内，江浙大部分地区都归天国所有。清朝官员惊慌、悲叹，说：

“东南几百里，都落到敌人手中……江浙有二百万石米，没法北运了！”“东南要害，归贼所有。这会儿，即使有援兵来，也无法筹粮饷，无处供应军火枪炮啊！”

东征苏、常的胜利捷报，传到了天京，全城火树银花，热烈庆祝。洪秀全兴致冲冲地登上太平门，与民同庆。他下命令：改苏州一带地区为苏福省。

同时，他还发布安民告示《谕苏省及属郡县民》说：朕体贴老百姓的困难，减征赋税。他号召群众归

附天朝，安居乐业。

洪秀全又下令重刻《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性文件，批准洪仁发平分土地的《天朝则例》。他号召军民不要忘了农民革命的伟大目标，继续前进！

李秀成在江浙新区，坚决按照洪秀全所说的去做。除减税外，还救济无衣无食的难民；给穷人发放耕牛、种子和贷款，帮他们恢复生产……

在这一片新开拓的疆土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歌谣：

“长毛一来，生活好过，撑口(原注：指土地)要分，单纸(指田契)丢路。”

“(忠王)一到就开仓，穷人饱肚肠；又分土，去种粮，人人过得好时光。”

李秀成对太平军三令五申：不许残杀平民，不许乱杀耕牛，不许纵烧民房。

这样一来，江浙地区的社会经济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李秀成还把堆积如山的金银、财物、米粮、枪炮和火药，统统运回天京。于是，苏福省既是太平天国的屏障，又是粮仓和宝库。

每当苏福省的财物珍宝，一一展现在洪秀全面前时，他乐呵呵，满脸笑容，一时激动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给李秀成发嘉令奖，说：“……仗打得好，交

国库好。”“功上加功，忠更忠。”

1860年，是大有希望的一年！军队打胜仗，政局又稳定。洪秀全对太平天国的复兴，充满了信心。他写了《万象皆新诏》一文：

“上帝、基督住人间，天地新。爷哥带朕幼作主，朝廷新。父子公孙同作主，天国新。爷妈哥嫂同下凡，天堂新。太平天日照万方，世界新。天将天兵齐辅佐，爵职新。在地如天圣旨行，山海新。蛇兽伏诛人安妥，臣民新。一统万年万万年，景瑞新。风调雨顺天恩广，万象新。”

这时候，洪秀全得意忘形，他不断地公布他做的梦——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的梦。他神气十足地说：

“朕做梦都在做王，坐江山。”

“普天下都是朕的土，通通要收复！”

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天京，一个重要军事会议在召开。将领们坐在一起，商讨第二次西征的部署。

当时，长江上游的三大军事据点：九江和武汉都在清军手里，只有安庆仍在太平军手中。但新任清朝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派重兵团团围困安庆。他在安庆外围的战场上，布置了水陆两军，加上马队，一共有8万多人。敌人来势汹汹，看样子是非攻下安庆不肯罢休。

西战场的形势，突然显得紧张起来了。无论是为

了保卫天京，或是为了革命的长远利益，太平军西征是迫在眉睫的事。

西征，是要援救安庆。天京军事会议的部署是：由陈玉成和李秀成的部队，作为西征的主力军，进攻武昌，打敌人的后路，逼敌人从安庆撤军，使安庆之围，不战自解。

为了集中兵力，打一场硬仗。会议决定把李世贤和杨辅清的两支军队，调到西战场，配合行动。

会上，还确定了进军路线：陈玉成带兵由北路西上，李秀成带兵由南路西上，李世贤和杨辅清的部队，由皖南沿江西前进。限定各军于明年4月，在武昌会师。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洪秀全批准后执行的。

假如当时，诸将领团结一致，计划是能完成的。但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陈玉成的部队，按规定来到皖北定远，与龚得树的捻军联合起来，组织一支十万人的大军南下。

第二年的春天，陈玉成率领赖文光等攻占了霍山，越过大别山进入了湖北。3月下旬，大军攻克黄州（今黄冈），离武昌仅160里。

3月18日，陈玉成的部队攻占黄州的当天，满清政府在武昌城里的一些官员，吓得魂不附体，逃的逃，自杀的自杀。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老婆，看见“满城无

人”，只好自己找船只，带着幼子去逃难了。消息传到太湖后，胡林翼急得吐血，咒骂自己说：“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这时，只要陈玉成乘胜前进，两天就能攻下武汉。但是陈玉成的部队占领黄州的第五天，英国参赞巴夏礼，从汉口赶来，求见英王，说：“武汉三镇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场所，不管你攻占哪一个，都会损害贸易。你们必须远离这儿。”

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清政府签订卖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勾勾搭搭的内幕，陈玉成并不清楚。但他表现得很坚决，表示一定要攻打武昌。这时，巴夏礼捏造说：“忠王和诸王都不会来了，你单独去打，当心后面的安徽军来打你……”

陈玉成听了，开始犹豫起来，于是他既不发兵攻打武昌，也不撤退。一直等到4月下旬，会师的日期到了，仍不见李秀成的大军来到，他只好率兵赶往安徽，去解安庆之围了。

这次西征，不能按时会师，主要的责任在李秀成。他一心想攻打杭州，扩大自己的地盘，对西征计划，却按兵不动。

洪秀全对此大发雷霆，他下命令：要李秀成火速率兵去长江北岸，与陈玉成一同攻打武汉。遗憾的是，

李秀成却带兵去江西、湖北，扩充自己的队伍去了。

6月，当他率兵慢悠悠地来到武昌的时候，陈玉成早已撤军走了！

那时候，曾国藩在祁门大营，听说太平军的主力军来到了西战场，吓得要命。他害怕太平军来活捉他，就写好遗嘱等死。李秀成也明知祁门的守军不多，如果他攻打祁门，一定能活捉曾国藩。但他无心攻打，而是转到浙江、常山过年去了。事后，他很坦然地说：“我不是来西征的，是来招兵的。”

第二次西征失误，太平天国得了浙江却丢了安庆，得不偿失，后果是严重的。

“不守住安庆，而去攻占浙江，是失策啊！”不少的将领叹息地说。

安庆是天京的西大门。安庆的陷落，是太平天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结束的标志！

第九章 宁死不屈

1861年4月，得知安庆被围的消息后，陈玉成急忙率兵前往营救。

因为转战千里，军队到达安庆并驻扎在集贤关一带时，已经疲惫不堪了。曾国藩气势汹汹地叫嚣着：“打下安庆，把敌人置之于死地！”这次，他把湘军的主力全调到了安庆城的周围。

5月，安庆向天京呼救！告急！

洪仁发在洪秀全的命令下披上盔甲，率兵离开了天京。章王林绍璋、辅王杨辅清等也先后率援兵赶赴安庆。

转眼间，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大会战，拉开了帷幕。

陈玉成指挥军队在城外与湘军浴血奋战。双方兵力，实在悬殊太大：太平军不仅人数比敌方少，武器弹药与粮草，水师与骑兵等都远不如敌方。加上军队西征未成，早已疲惫无力了。清军却不同，他们养精蓄锐，兵多粮足，武器精良。太平军在这种不利条件下，专靠勇敢和硬拚，是很难取胜的。陈玉成苦战了几个月，不但没法突破清军的防线与援军会师，而且伤亡惨重……

洪仁发率领的援军，为受到阻击，败退到桐城。

9月，守卫在安庆城里的太平军，在米粮都断绝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了！安庆终于失守了。

安庆失守标志着太平天国走下坡路了。

这时，一直幽居在深宫的洪秀全不仅不冷静总结失败的教训，反而气急败坏，多次派人到庐州，责备陈玉成，追究他丧师失地的责任，并处以革职。

这使陈玉成非常苦闷，日夜思量着怎样摆脱困境，报效天国。经过反复思考以后，决定派陈得才、赖文光率兵远征河南，广招人马，扩充军队，无论如何也要把安庆夺回来。

他不顾个人安危，独自留在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庐州城。

次年，清兵开始围攻庐州。陈玉成身边的兵力本来就少，加上缺少粮草，已是危在旦夕了。恰在这个时候，他又轻信了土匪头子苗沛霖的花言巧语，决定从庐州突围前往寿州。结果，不幸中计被俘。

6月24日，这位年仅26岁的太平天国名将，英勇就义了。

陈玉成的牺牲，使太平军失去了一位“威名震天”、“近世罕有”的杰出统帅；也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它后期的一根擎天柱。

自从洪秀全打到南京后，就“意欲不动”，在军事上缺乏积极进取的远大目标。到了天朝的晚期，洪秀全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为了保住天京，保住他的王位。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

当李秀成第二次率兵攻打上海，与中外反动武装力量浴血奋战的时候，曾国藩趁太平军对长江防守空虚之机，率兵攻下了芜湖、巢县、无为、东西梁山、太平关、和州等地，眼看就快打到天京南面的雨花台了！

洪秀全在宫里坐卧不安。他一天连续三次下令召李秀成回京救援。

1862年6月，李秀成感到君命不可违抗，不得已才从松江(上海附近)退兵。他在苏州召开的救援天京的会议上说：

“敌人乘胜而来，实力雄厚，不要过早地与它决战。”他主张先采取守势，等到把苏州一带筹集的粮草与火药……全都运到天京以后(大概在2至4个月以后)，再狠狠打击敌人，解除天京之围。

李秀成的这个战略部署是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兵法的。但洪秀全对此却很不理解，而且十分不满。他甚至怀疑李秀成对他“不忠”，怀疑李秀成有“个人打算”，是故意违抗他的命令。

在洪秀全的一再催逼之下，李秀成深感不能违抗

天王命令，只好率军来天京解围。

10月，在淅凉的秋雨中，李秀成等十三王率各路太平军二三十万人，向雨花台外围的清军营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这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由于太平军将士同心奋战，打得湘军焦头烂额，“伤亡颇众”，连曾国荃也差点送命。再加上湘军中流行疾病，“精锐只有三成”。曾国荃哀叹道：“知尽能索，肆应不暇，濒于危急屡矣。”直打得曾国藩吃不下饭、睡不安觉，连连叫苦说：“心已用烂，胆已惊碎。”

形势是有利于太平军破围的。但是，经过46天的激战，没有攻下湘军营盘。

一转眼，寒冷的冬天到了。在冰天雪地，寒风怒吼的季节里，太平军既无棉衣，又缺粮食，受到饥寒交迫的煎熬，无奈，李秀成只得下令撤退。

洪秀全对此大发雷霆，对李秀成“严责革爵”，并强迫李秀成接受他的“进北攻南”的军事决策。

“进北攻南”的军事决策是要太平军调集兵力到长江北岸，干扰敌军的后方，迫使清军回头救援北岸，这样就减少了围困天京的兵力。并派兵去迎接陈玉成剩余下的部队，收复皖北，打通运粮的道路，解除天京缺粮的危机。

李秀成认为洪秀全的决策是错误的，但作为臣

子，若加违抗，就有要被杀头的危险。这使得他不得不顺从。

1863年3月，冒着雪花和寒冷的风，李秀成率领着大军过江，向长江北岸进发。当时，安徽北部地区因连年打仗，粮食颗粒未收，饥荒严重。太平军所到之处，不仅得不到粮饷，反而要用银两买粮来救济灾民。

洪秀全军事决策上的错误，对太平军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太平军的官兵在这里找不到吃的，只好靠吃野草充饥，那时，每天都有好多的人被活活饿死！

老天爷似乎也不作美，又连降几天大雨，太平军餐风沐雨，饥寒交迫，又苦又累。一夜之间，病倒的病倒，饿死的饿死，真是一片凄凉景象啊！

曾国藩在察看军情后洋洋得意地说：“……徽州、池州、宁国等地，姓流离失所，骨遍地。……太平军到了这些地方，就像鱼儿没有水，儿没有林，活不多久啦！”他诡计多端，不仅不调兵去救援长江北岸的清军，反而加强了对天京的围攻。

正当李秀成进退两难，心烦意乱的时候，雨花台陷落了，天京危在旦夕！这时，洪秀全的紧急命令频频传来，要他火速返回天京解围。

李秀成率兵返回天京途中，正碰上长江涨大水，道路被冲断，军队无法前进。而渡江的地点——九袱

州已被大水淹没。等候渡江的太平军，没有住房，没有饭吃，没有柴烧……

在清军水师的攻击下，天京北面靠长江的下关，也陷落了。许多太平军自动解散，逃往苏州、浙江。

事实证明，洪秀全的“进北攻南”的决策，是一次盲目的军事行动。洪秀全自食苦果，也使几万太平军将士因寒冷、饥饿、疾病、水淹而死在人烟稀少的荒野，死在血泊和无情的洪水之中。

太平军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蒙受了巨大损失。这次行动不仅没有减轻对天京之围的压力，也没有打通运粮的道路。

然而因为下关失陷，使得下游向天京水运粮食的惟一通道也被清军切断了。

李秀成面对这种情景，怎能不叹息呢！他说：“唉，失去了好几万战士啊！”“危险，国家危险啊！”

在军事上洪秀全的瞎指挥，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从此，军心、民心涣散，士气低沉，粮草更加短缺……

革命形势越来越恶化了，天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摇摇欲坠。

洪秀全此时哪还有什么“妙手回春”的力量？为了保住王位，他在深宫里，靠翻阅《圣经》，并一一

加以批注，编出一个又一个的神话来聊以自慰。他叫洪仁发、洪仁达撰写《福音敬录》一书。书中反复强调他洪秀全与他儿子“幼天王”都是奉天诛妖的救世太平真主。因此，他的统治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接着，又搞了一个“天王改政”，下令改国号。先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一个月后，又把上帝天国改成“天父天王太平天国”。总之，他把国家大事，视同儿戏，朝令夕改，随心所欲。

与此同时，他还下命令改称号，例如，把国家叫做天国，把军人叫作“天军”，老百姓叫做“天民”……还设有“天将”、“神将”、“神使”等爵号。

洪秀全为什么要这样呢？

原来，在他看来，如果称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御林兵……就意味着这所有的一切统统都属于他个人。那么，他的部下就不会有“奸心之意”了。其实，他之所以改政，是怕有人抢占他的王位。

过去，每逢前方打了胜仗，洪秀全就高高兴兴地说：“爷爷出头显神迹。”打了败仗，他就说：“万有爷爷不用慌。”“天下太平慢慢来，就见太平天堂通。”

洪秀全认为保卫江山，不必依靠人力，而是依靠神力。他不仅固执地“靠实于天，不肯信人”，而且

要部下无条件地服从他，对他的“天语”和发布的“天命”，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并把这个作为鉴别忠奸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这时，洪秀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他全靠着编造梦境、编造神话来自欺欺人。想用这种办法来安定人心。

可悲的是，洪秀全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能鼓舞人民的斗志，振奋人心，反而使得“人心格外不服，各心多有他图”。

自从“天京变乱”之后，洪秀全的疑心病越来越厉害。例如，对太平天国后期的两根顶天柱：陈玉成和李秀成，他始终“深为疑忌”，担心他们的权势太大，有朝一日，会推翻他自己。可怕的疑心病使他想尽办法去削减异姓将领的军权。而对姓洪的本家和皇亲国戚，即使他们无才又无德，也倍加重用。例如，把“京中政事”都交给他的两个哥哥洪仁达和洪仁发掌管。这两个草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倚势欺人，贪赃枉法。洪秀全还重用驸马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等人。这些皇亲国戚腐朽无能，不仅挽救不了危亡，反而把政局搞得一团漆黑。这样就加深了君臣之间的猜忌。1862年—1864年间，洪秀全对太平天国后期领导核心的其他成员越来越不放心，他效法古代封建帝王“众建诸侯而削其

力”，滥封王爵，企图使他们彼此牵制，以维护大权独揽、至高至尊的地位。1861年前，洪秀全仅封王十人左右，到1862年10月，他封王就达三十多人。次年4月，更增加到九十多人。1864年天京失守前，封王竟达二千七百多人。洪秀全的这些措施，不仅没有加强太平军内部统一，反而大大加深了革命内部的分裂。洪秀全没有懂得，拜上帝教之所以在初期能够起“蓄天下万心为一心”的作用，是因为它体现了农民群众的要求和利益，现在日益脱离了群众利益的拜上帝教只能使军民丢弃它。1860年8月杨笃信牧师访问苏州一个农民，这个农民对他说：“不论咸丰或者天王做皇帝，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让我们过和平安静日子就够了。”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天国在走下坡路了，失败的预兆已经日趋明朗化了。

1863年，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像黑影憧憧般接踵而来。

苏杭守将向天京告急，呼救文件像雪花般飘来。

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组成联合武装，乘李秀成率兵回天京解围之机，在东南战场发起了猖狂的进攻。顷刻间，常熟、太仓、昆山、吴江等重要城镇都先后失守。敌人眼看就要攻下苏福省的首府苏州城了！

面临严重危机，洪秀全毫不灰心丧气，领导太平军顽强坚持战斗。1863年1月，他下诏告诫全军说：

“今兹天朝失去光荣，妖魔助其仇敌，必因各人奸邪行恶，不守正道之故；只有朕个人在宫内祈祷是没有用的，因为吾人离开真理，不守天父之教，失败与灾难是其结果。尔等奉令献出一切财物于圣库，但尔等据为己有。尔等奉令赦免被征服者及对所占各城邑之人民勿事压迫，然尔等并不遵行，看今之结果如何！自今以后，各宜悔改，勿待更大的灾祸之莅临，人人当奋勇与妖及其番鬼盟军作战。务须恪遵朕之诏命，勿惧妖魔奸谋，奋勇作战，以致得到天下太平，大业成功。”这个诏书中，洪秀全日益迷信宗教是不足取的。但是，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号召太平军团结起来，与中外联军奋战到底的战斗檄文，表现了洪秀全不屈不挠、顽强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洪秀全的号召下，苏浙太平军将士与中外联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当中外联军进攻苏州时，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赤膊跣足指挥太平军誓死抵抗。太平军“在他们英勇首领激励之下，以大丈夫的气概，着20门左右的大炮在3小时内射击的猛烈炮火，始终拒守在自己的阵地上”，“勇敢地屹立不动，寸土不让”，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英雄气概。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太平军内部的分化也加剧了。纳王郜永宽一伙与清军暗里勾结。12月4日，号称“勇猛得像一头雄狮”的谭绍光被叛

徒郜永宽等杀害了，苏州城失陷了。

汪海洋等率领太平军，沉重地打击了中外联军，坚守杭州近半年，到 1864 年 3 月才失守。苏、杭失陷后，中外联军占领无锡，合攻常州、金坛。金坛太平军三次击退戈登的“常胜军”的猖狂进攻，打伤打死侵略者一百余人。常州太平军在护王陈坤书指挥下，浴血奋战，屡败中外联军，坚守了半年。5 月 11 日，常州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失陷。城破后，太平军展开顽强巷战，护王陈坤书被俘后押到李鸿章处，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在就义前慷慨陈词说：“欲保常为金陵犄角，奈事不成，只有尽忠”，表现了宁死不屈的顽强战斗精神。

苏浙战场的瓦解，使天京成为一座孤城。正如洪仁发后来所指出：“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

江南的冬天，灰蒙蒙的雪花飘落下来，但只要一落地，便化成了水，遍地是一片泥泞……

苏州失陷使民心更散了。李世贤眼看天京很难保住，便到丹阳去找李秀成。

“走吧，咱们一块儿走吧，找出路去！”他说。

李秀成摇摇头，没有答应。

第二天，李秀成骑马连夜赶回天京，对洪秀全提出如下建议：

“京城保不住了。与其坐着等死，不如‘让城别走’，另想办法。”

他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李秀成冷静地分析了那时的形势：天京已是四面受敌，被包围得水泄不通；而城里大都是文官和老弱妇残……援兵来不了，粮饷进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让城别走”，主动撤离天京，再把分散在各地的太平军重新集结起来，把各地反清力量团结起来，重振天国，还有一线希望。

应该说“让城别走”总比坐以待毙好得多。但是，洪秀全固执而专断，他根本听不进去，满脸怒气，垂丧着头。

李秀成在一旁苦谏，双方展开了一场舌战：

“四面被包围，朝不保夕，怎么办？”李秀成神色焦灼。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洪秀全固执地说。

“天京兵少，没有外援，战不能战，守不能守，怎么办？”

“我的天兵比水还多，还怕曾国藩这妖魔不成。”

“粮草都没有了，城内饿死了不少人，怎么办？”

“那就吃‘甜露’吧！”于是洪秀全下命令说：“全城的人都要吃‘甜露’！”

“这个东西是不能吃的。”李秀成指着野草说。

“做好，我先吃！”

洪秀全在宫里把野草做成“甜露”，送到宫外，要大家都吃。

“多吃一些，能吃饱的。”他带头吃了起来。

在这种朝不保夕的困境中，洪秀全听不进忠言，不思振作，沉溺在上帝派天兵来救他的幻想之中。他当年打天下的那股斗志到哪里去了？这时的“天王”，与那时住紫荆山泥屋茅棚里的穷秀才洪秀全相比，已完全变成两个不同的人了。

李秀成的建议遭拒绝以后，洪秀全对李秀成的疑心更大了。于是，把朝中大权统统交给两个哥哥和姓洪的贵官去管理。

这时，天京已断粮，全城的老百姓都在饥饿线上挣扎。那些饥肠辘辘的男女老少，哭哭啼啼地喊着：

“救救我吧！”

“救命哪！”

李秀成实在看不下去，他建议放走饥民，让他们出城自己逃生去。洪秀全大怒，严厉训斥了李秀成。这时，洪秀全的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却趁火打劫，把出城人所带的金银财物，搜刮一空。一听说哪家还有

米有财，他们就派人去掠夺。闹得鸡犬不宁，百姓惶惶不安，全城一片混乱。

人人都悲叹：“天朝快完了，快完了！”

1864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已经到了5月份了，江南似乎听不到鸟语，闻不到花香。紫金山被乌云缭绕着，人们的心情，也像天气一样，灰蒙蒙的，沉甸甸的。

“天王病了！”

“带头吃野草，病得不轻啊！”

宫里不断传出揪人心肠的消息。洪秀全得病后，不肯吃药，不肯治疗，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终于，他一病不起了。临终前，他颁布了最后一道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卫天京。”

1864年6月3日(天历四月二十一日，阴历四月十九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和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洪秀全，因病与世长辞了，时年仅52岁。7月19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最后被湘军攻陷。城破后，天京军民继承洪秀全的遗志，与清军展开了可歌可泣的争夺，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曾国藩也惊呼：“守城太平军坚贞不屈，无一降者，聚众自焚而不悔”，这种气壮山河的革命精神，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的顽强反抗精神。

湘军攻陷天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悉数入于湘军。”“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为了发泄仇恨，曾国藩甚至还从天王府挖出洪秀全的遗体，诛戮焚尸。天京城破后，忠王李秀成护着幼天王洪福发从太平门突围，在方山被清军俘获。他写下了长达四五万字的《自述》后，被曾国藩杀害。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至此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是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坚持十四年，纵横十八省，攻克六百多个城市，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是一场震撼世界的农民革命。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这次伟大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虽然像一切站在正面指导历史潮流的历史人物一样，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高举反封建、反帝的旗帜，领导中国人民狠狠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势力和外来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他敲响了封建末代王朝的丧钟，激励了中国一代又一代有识的先进人士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发起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因而他是永垂不朽的。孙中山先生称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并还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毛泽东同志称他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的中国人”，他是当之无愧的。